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103,000　开本787×1092毫米$\frac{1}{32}$　印张6　插页3

1978年1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556　定价0.45元

目　次

译者前言……………………………………………1

序　言……………………………………………1
第 一 章……………………………………………7
第 二 章……………………………………………12
第 三 章……………………………………………16
第 四 章……………………………………………22
第 五 章……………………………………………31
第 六 章……………………………………………37
第 七 章……………………………………………42
第 八 章……………………………………………50
第 九 章……………………………………………56
第 十 章……………………………………………59
第十一章……………………………………………62
第十二章……………………………………………68
第十三章……………………………………………72
第十四章……………………………………………76
第十五章……………………………………………84
第十六章……………………………………………90

序　言

下面这篇诗，是我今年一月在巴黎写的，那地方的自由空气侵袭到一些章节里，比我本来所希望的更为尖锐。我不得不立即把些好象不适应德国气候的地方加以冲淡和删削。虽然如此，当我在三月把原稿寄给我的汉堡出版者的时候，还有各种各样的顾忌提出来要我考虑。我必须再一次搞这讨厌的修改工作，可能会有这样情况，那些严肃的声音不必要地减弱了，或者被幽默的铃声过于轻快地给掩盖了。有些赤裸的思想，我在急躁的愤怒中又扯掉了它们的无花果叶①，这也许伤害了一些假装正经的、脆弱的耳朵。我很抱歉，但我一意识到有些更大的作家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就足以自慰了。为了作这样的辩解，我完全不想提到阿里斯托芬②，因为他是一个绝对的异教徒，他的雅典观众虽然受过古典教育，但是很少懂得道德。我引塞万提斯和莫里哀为证③，就能更为合适；塞万提斯写作是为了两个卡斯提州的高等贵族，莫里哀是为了凡尔赛伟大的国王和伟大的宫廷！啊，我忘记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资产阶级化的时代，可惜我已预先看到，

在史卜累河畔，要不就在阿尔斯特河畔④，有教养阶层的许多女士们对于我的可怜的诗篇将要轻蔑地皱起多少有些弯曲的小鼻子。但是我以更大的遗憾预先看到的，是那些民族伪善者的大声疾呼，他们如今与政府的嫉恨相配合，也享受检查制度充分的宠爱和尊敬，并能在日报上领先定调子，用以攻击那些敌人，而那些敌人同时也是他们至高无上的主子们的敌人。对于这些身穿黑红金三色制服的英勇走卒的不满，我们心里是有所警惕的。我已经听到他们的醉话："你甚至亵渎我们旗帜的颜色，你这诬蔑祖国的人，法国人的朋友，你要把自由的莱因河割让给他们！"你们放心吧。我将要重视而尊敬你们旗帜的颜色，如果它值得我的重视和尊敬，如果它不再是一种无聊的或奴性的儿戏。若是把这黑红金的旗帜树立在德国思想的高峰，使它成为自由人类的旌旗，我就愿意为它付出最宝贵的满腔热血。你们放心吧，我跟你们同样地热爱祖国。为了这种爱，我把十三年的生命在流亡中度过，也正是为了这种爱，我又要回到流亡中，也许长此下去，无论如何决不哭哭啼啼，也不做出愁眉苦脸的可怜相。我是法国人的朋友，正如我是一切人的朋友一样，只要他们是理性的和善良的，我自己也不会愚蠢或卑劣到这样地步，以至于去希望德国人和法国人这两个人类优秀的民族互相扭断头颅，使英国和俄国从中得利，使地球上所有的容克地主和僧侣都幸灾乐祸。你们安心吧，我永远不会

把莱因河割让给法国人，理由很简单：因为莱因河是属于我的。诚然，它属于我，是由于不能出让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我是自由的莱因河的更为自由的儿子，在它的岸上安放过我的摇篮，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莱因河应属于任何一个别人，而不属于本乡本土的人们。至于亚尔萨斯和洛林⑤，我自然不能那么轻易地把它们并入德国，象你们所干的那样，因为这两个省的人民是牢固地联系着法国，由于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所获得的权利，由于那些平等法律和自由制度，这些法律和制度使资产阶级的心情觉得很舒适，而对于广大群众的胃却还远远不能满足。可是，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将会再与德国联合，倘若我们完成法国人已经开始的事业，倘若我们在实践中超越了法国人，象我们在思想领域中已经做到的那样，倘若我们突飞猛进，直到完成思想的最后结论，倘若我们摧毁了奴隶制度，直到它最后的隐身所天堂，倘若我们把居住在地上人间的神从他的屈辱中救出来，倘若我们成为神的解救者，倘若我们使可怜的剥夺了幸福权利的人民、被嘲弄的创造精神和被凌辱的美又得到他们的尊严，正如我们伟大的先师们所述说、所歌颂的和我们作为弟子们所希望的那样——诚然，不只是亚尔萨斯和洛林，全法国随后也要归属我们，全欧洲，全世界——全世界将要成为德意志的！每当我在栎树荫下散步时，我常常梦想德国的这个使命和世界权威。这就是我的爱国主义。

我将要以最后的决心，断然不顾一切，总之，以无限忠诚在另一本书里回到这个题目上来⑥。对于最坚决的反对论调，我会给以重视，如果它出自一种信念。就是最粗暴的敌对态度我也要耐心原谅，甚至对于白痴我也要答辩，只要他自以为是认真的。与之相反，我的完全沉默的蔑视却给予那毫无气节的败类，他从可厌的嫉妒心和肮脏的私人陷害出发，想方设法在舆论中败坏我良好的名誉，同时还运用爱国主义的、要不就是宗教的和道德的假面具。德国政治的和文艺的新闻界的无政府状况，在这样关系中时常被一种使我不胜惊讶的本领所利用。诚然，舒服特勒⑦并没有死，他还永远活着，多年来他就是文艺界绿林强盗中一个组织完善的匪帮的领袖，那些强盗在我们新闻报纸的波希米亚森林中搞他们的营生，隐蔽在每个灌木丛、每个树叶后面，听从他们尊严的首领的最轻微的口哨。

还有一句话。《冬天的童话》是目前由霍夫曼—康培出版社出版的《新诗》的末卷。为了能印成单行本，我的出版者必须把这篇诗送交主管的官厅请它特别照顾，新的改动和删削都是这个更高级的批判的结果。

汉堡，1844 年 9 月 17 日

亨利希·海涅

〔注　释〕

① 无花果叶，西方的艺术作品在裸体形象的阴部多用无花果叶遮盖作为饰物。

②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公元前446？—385？)，古希腊的喜剧作家，他的喜剧中有许多地方对于当时政治、社会，以及思想问题进行讽刺。

③ 塞万提斯(Cervantes，1547—1616)，西班牙小说家，《唐·吉诃德》的作者。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两个卡斯提"(Kastilien)，西班牙中部的两个州，即旧卡斯提与新卡斯提。"伟大的国王"指法王路易十四。

④ 史卜累(Spree)河畔指柏林。阿尔斯特(Alster)河畔指汉堡。

⑤ 亚尔萨斯(Elsass)、洛林(Lothringen)是法国东北部与德国为邻的两个省。关于这两个省的归属问题，在历史上德国和法国常发生争执。

⑥ 这时海涅还在写另一部著作《关于德国的通信》(Briefe über Deutschland)，作为这篇诗的补充，但是没有完成，只写了第一封信。

⑦ 舒服特勒(Schufterle)，意思是坏蛋，是席勒剧本《强盗》中的一个反面人物。波希米亚(Böhmen)，在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席勒剧本中的强盗们在这一带的森林里活动。

第　一　章

在凄凉的十一月，
日子变得更阴郁，
风吹树叶纷纷落，
我旅行到德国去。

当我来到边界上，
我觉得我的胸怀里
跳动得更为强烈，
泪水也开始往下滴。

听到德国的语言，
我有了奇异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心脏
好象在舒适地溢血。

一个弹竖琴的女孩，
用真感情和假嗓音
曼声歌唱，她的弹唱

深深感动了我的心。

她歌唱爱和爱的痛苦，
她歌唱牺牲，歌唱重逢，
重逢在更美好的天上，
一切苦难都无影无踪。

她歌唱人间的苦海，
歌唱瞬息即逝的欢乐，
歌唱彼岸，解脱的灵魂
沉醉于永恒的喜悦。

她歌唱古老的断念歌①，
歌唱天上的催眠曲，
用这把哀泣的人民，
当作蠢汉催眠入睡。

我熟悉那些歌调与歌词，
也熟悉歌的作者都是谁；
他们暗地里享受美酒，
公开却教导人们喝白水。

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我要为你们制作！
我们已经要在大地上
建立起天上的王国。

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
我们再也不要挨饿；
绝不让懒肚皮消耗
双手勤劳的成果。

为了世上的众生
大地上有足够的面包，
玫瑰，常春藤，美和欢乐，
甜豌豆也不缺少。

人人都能得到甜豌豆，
只要豆荚一爆裂！
天堂，我们把它交给
那些天使和麻雀。

死后若是长出翅膀，
我们就去拜访你们，
在天上跟你们同享
极乐的蛋糕和点心。

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
象琴笛合奏，声调悠扬！
忏悔的赞诗消逝了，
丧钟也默不作响。

欧罗巴姑娘已经
跟美丽的自由神订婚，
他们拥抱在一起，
沉醉于初次的接吻。

虽没有牧师的祝福，
也不失为有效的婚姻——
新郎和新娘万岁，
万岁，他们的后代子孙！

我的更好的、新的歌，
是一首新婚的歌曲！
最崇高的庆祝的星火
在我的灵魂里升起——

兴奋的星火热烈燃烧，
熔解为火焰的溪流——

我觉得我无比坚强，
我能够折断栎树！

自从我走上德国的土地，
全身流遍了灵液神浆——
巨人又接触到他的地母，②
他重新增长了力量。

〔说明与注释〕

这首长诗的第一章，表达了作者经过十二年的流亡生活又踏上祖国土地时所感到的内心的激动。诗中提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歌，一种是弹竖琴的女孩弹唱的“断念歌”和“催眠曲”，一种是作者所要制作的更好的、新的歌。前一种歌的作者指的是当时一些反动的浪漫主义诗人们，他们与教会合流，用虚伪的爱情和宗教麻痹人民，脱离现实，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后一种歌则充满信心和热情，宣传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上消除剥削。在《序言》中提到的“另一部书”即《关于德国的通信》里，有一段话和诗里的精神是一致的：“消灭对天堂的信仰，不仅具有道德的重要性，也有政治的重要性：人民群众不再以基督教的忍耐承受他们尘世上的苦难，而是渴望地上的幸福。共产主义是这转变了的世界观的自然的结果，并且遍及全德国。”

① 宗教上麻醉劳苦人民乐天知命、不要起来反抗的歌曲。

② “巨人”，指希腊神话中的安泰(Antäus)。安泰的父亲是海神，母亲是地神。安泰在和敌人战斗时，只要一接触到他的母亲大地，他便有不可战胜的新的力量。

第 二 章

当小女孩边弹边唱，
弹唱着天堂的快乐，
普鲁士的税关人员
把我的箱子检查搜索。

他们搜查箱里的一切，
翻乱手帕、裤子和衬衣；
他们寻找花边，寻找珠宝，
也寻找违禁的书籍。

你们翻腾箱子，你们蠢人！
你们什么也不能找到！
我随身带来的私货，
都在我的头脑里藏着。

我有花边，比布鲁塞尔、
麦雪恩的产品更精细，①

一旦打开我针织的花边，
它的锋芒便向你们刺去。

我的头脑里藏有珠宝，
有未来的王冠钻石，
有新的神庙中的珍品，
伟大的新神还无人认识。

我的头脑里有许多书，
我可以向你们担保，
该没收的书籍在头脑里
构成鸣啭的鸟巢。

相信我吧，在恶魔的书库
都没有比这更坏的著作，
它们比法莱斯勒本的
霍夫曼的诗歌危险更多。②

一个旅客站在我的身边，
他告诉我说，如今我面前
是普鲁士的关税同盟，
那巨大的税关锁链。

"这关税同盟"——他说——
"将为我们的民族奠基，
将要把四分五裂的祖国
联结成一个整体。

在所谓物质方面
它给我们外部的统一；
书报检查却给我们
精神的、思想的统一——

它给我们内部的统一，
统一的思想和意志；
统一的德国十分必要，
向内向外都要一致。"

〔说明与注释〕

作者进入德国国境，受到普鲁士税关人员的检查，但是作者认为，自己头脑里的革命思想是任何反动势力所不能禁止或没收的。在这章诗里的后四节，作者借用一个旅伴对于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的关税同盟的"称赞"，讽刺了关税同盟和书报检查令。当时由于德国工业逐渐发展，德国资产阶级提出关税统一和政治统一的要求，普鲁士政府于1834年发起关税同盟，除奥地利外，德意志各邦大多数都参加了。关税同盟对于德国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也为普鲁士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打下基础。海涅为德国的民主统一

而斗争，可是由于痛恨反动的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称霸，他也就全盘否定关税同盟，这是带有片面性的。至于书报检查令，则完全是反动的。它肇端于1819年德意志同盟议会通过的“卡尔巴特决议”，这决议对德国人民的进步活动从各方面进行迫害；1841年，普鲁士政府又颁布“新书报检查令”，扼杀进步思想的传播。海涅是书报检查的受害者，他的著作经常受到检查官的删削涂改。

① 布鲁塞尔是比利时的首都，麦雪恩(Mecheln)是比利时北部的城市；两地都以制造精巧的花边闻名。

② 法莱斯勒本的霍夫曼(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1798—1874)，姓霍夫曼，出生在法莱斯勒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诗人。由于德国人中姓霍夫曼的比较多，故附加地名，以示区别。1840—1841年，他先后出版两卷《非政治的诗歌》，诗歌中有浮浅的自由思想，被普鲁士政府撤销他在布累斯劳(Breslau)大学的教授职位。但与此同时，霍夫曼为了争取德国统一，写出《德国人之歌》，该诗以“德国，德国超越一切……”开端，后被沙文主义的德国用作国歌。

第　三　章

在亚琛古老的教堂
埋葬卡罗鲁斯·麦努斯①——
(不要错认是卡尔·麦耶尔，
麦耶尔住在史瓦本地区。)②

我不愿作为皇帝死去
埋葬在亚琛的教堂里；
我宁愿当个渺小的诗人
在涅卡河畔斯图克特市。③

亚琛街上，狗都感到无聊，
它们请求，做出婢膝奴颜：
"啊外乡人，踢我一脚吧，
这也许给我们一些消遣。"

在这无聊的巢穴
一个小时我就绕遍。

又看到普鲁士军人，
他们没有多少改变。

仍旧是红色的高领，
仍旧是灰色的大氅——
(“红色意味法国人的血”
当年克尔纳这样歌唱。)④

仍旧是那呆板的队伍，
他们的每个动转
仍旧是形成直角，
脸上是冷冰冰的傲慢。

迈步仍旧象踩着高跻，
全身象蜡烛般地笔直，
曾经鞭打过他们的军棍，
他们好象吞在肚子里。

是的，严格训斥从未消逝，
他们如今还记在心内；
亲切的“你”却仍旧使人
想起古老的“他”的称谓。⑤

长的髭须只不过是
辫子发展的新阶段：
辫子，它过去垂在脑后，⑥
如今垂在鼻子下端。

骑兵的新装我觉得不错，
我必须加以称赞，
特别是那尖顶盔，
盔的钢尖顶指向苍天。⑦

这种骑士风度使人想起——
远古的美好的浪漫谛克，
城堡夫人约翰娜·封·梦浮康，
以及福格男爵、乌兰、蒂克。⑧

想起中世纪这样美好，
想起那些武士和扈从，
他们背后有一个族徽，
他们的心里一片忠诚。

想起十字军和骑士竞技，
对女主人的爱恋和奉侍，
想起那信仰的时代，

没有印刷，也没有报纸。

是的，我喜欢那顶军盔，
它证明这机智最高明！
它是一种国王的奇想！
画龙不忘点睛，那个尖顶！

我担心，一旦暴风雨发作，
这样一个尖顶就很容易
把天上最现代的闪电
导引到你们浪漫的头里！——

（如果战争爆发，你们必须
购买更为轻便的小帽；
因为中世纪的重盔
使你们不便于逃跑。——）⑨

我又看见那只鸟，
在亚琛驿站的招牌上，
它毒狠狠地俯视着我，
仇恨充满我的胸膛。

一旦你落在我的手中，

你这丑恶的凶鸟，
我就揪去你的羽毛，
还切断你的利爪。

把你系在一根长竿上，
长竿在旷远的高空竖立，
唤来莱因区的射鸟能手，
来一番痛快的射击。

谁要是把鸟射下来，
我就把王冠和权杖
授给这个勇敢的人！
向他鼓吹欢呼："万岁，国王！"

〔说明与注释〕

作者在这一章里抒发了他对普鲁士反动政府的仇恨，通过关于普鲁士军人的服装和举止行动的描述，反映了普鲁士军队的顽固和愚昧。并指出，德国反动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沆瀣一气，从文武两方面美化中世纪，维护封建制度。作者最后号召莱因区的人民对准普鲁士国徽上的鹰鸟进行射击，直到把它射下。莱因区虽属于普鲁士，但是莱因区的人民长期受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思想进步，反普鲁士统治的势力较大。

① 亚琛（Aachen）是德国边界毗邻比利时的一座古城，查理曼大帝（Karl der Grosse, 742—814）埋葬在亚琛的教堂里。卡罗鲁斯·麦努斯（Carolus Magnus）是查理曼大帝的拉

丁名字。

② 史瓦本（Schwaben）是德意志民族的一个支族，居住在德国南部，这个地区也叫作史瓦本。史瓦本诗派的诗人思想保守，写些歌颂自然和民族主义的诗歌，海涅常批评和讽刺他们。卡尔·麦耶尔（Karl Mayer，1786—1870）是史瓦本诗派中的一个诗人。海涅在《史瓦本镜鉴》（Der Schwabenspiegel）中写道："卡尔·麦耶尔先生，他的拉丁名字叫作卡罗鲁斯·麦努斯，……他是一个无力的苍蝇，歌唱金甲虫。"

③ 史瓦本诗派的诗人们大都聚集在涅卡（Neckar）河畔的斯图加特（Stuttgart），史瓦本的方言把它叫作斯图克特（Stukkert）。

④ 克尔纳（T. Körner, 1791—1813），德国反拿破仑的民族主义诗人。"红色意味法国人的血"，是克尔纳的诗句。

⑤ 十八世纪末以前，德国习惯上级对下级讲话，不称"你"，而称"他"。

⑥ 在十八世纪，普鲁士的士兵都拖着辫子，十九世纪初才废止。

⑦ 威廉四世在1842年给普鲁士军队颁布新服装，头戴尖顶盔。

⑧ 约翰娜·封·梦浮康（Johanna von Montfaucon）是柯兹培（A. V. Kotzebue，1761—1819）在1800年发表的与之同名的一部剧本的女主角，剧本取材于十四世纪。福格男爵（Freiherr Fouqué，1777—1843）、乌兰（J. L. Uhland，1787—1862）、蒂克（L. Tieck，1773—1853），都是当时闻名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的诗歌和小说多取材于中世纪。这里海涅故意用乌兰、蒂克与浪漫谛克协韵。"浪漫谛克"是浪漫主义的音译。

⑨ 这一节在发表时删去，是根据手稿补上的。

第　四　章

夜晚我到了科隆，
听着莱因河水在响，
德国的空气吹拂着我，
我感受到它的影响——

它影响我的胃口。
我吃着火腿煎鸡蛋，
还必须喝莱因葡萄酒，
因为菜的味道太咸。

莱因酒仍旧是金黄灿烂，
在碧绿的高脚杯中，
要是过多地饮了几杯，
酒香就向鼻子里冲。

酒香这样刺激鼻子，
我欢喜得不能自持！

它驱使我走向夜色朦胧，
走入有回声的街巷里。

石砌的房屋凝视着我，
它们好象要向我讲起
荒远的古代的传说，
这圣城科隆的历史。

在这里那些僧侣教徒
曾经卖弄他们的虔诚，
乌利希·封·胡腾描写过，
蒙昧人曾经统治全城。①

在这里尼姑和僧侣
跳过中世纪的堪堪舞；②
霍赫特拉顿，科隆的门采尔，
在这里写过毒狠的告密书。③

这里火刑场上的火焰，
把书籍和人都吞没；
同时敲起了钟声，
唱起“圣主怜悯”歌。

这里，象街头的野狗一般，
愚蠢和恶意献媚争宠；
如今从他们的宗教仇恨，
还认得出他们的子孙孽种。——

看啊，那个庞大的家伙
在那儿显现在月光里！
那是科隆的大教堂，
阴森森地高高耸起。

它是精神的巴士底狱，④
狡狯的罗马信徒曾设想：
德国人的理性将要
在这大监牢里凋丧！

可是来了马丁·路德，⑤
他大声喊出"停住！"——
从那天起就中断了
这座大教堂的建筑。

它没有完成——这很好。
因为正是这半途而废，
使它成为德国力量

和新教使命的纪念碑。

你们教堂协会的无赖汉,⑥
要继续这中断的工程,
你们要用软弱的双手
把这专制的古堡完成!

真是愚蠢的妄想!你们徒然
摇晃着教堂的募捐袋,
甚至向异端和犹太人求乞,
但是都没有结果而失败。

伟大的弗朗茨·李斯特
徒然为教堂的工程奏乐,⑦
一个才华横溢的国王
徒然为它发表演说!⑧

科隆的教堂不能完成,
虽然有史瓦本的愚人
为了教堂的继续建筑,
把一整船的石头输运。⑨

它不能完成,虽然有乌鸦

和猫头鹰尽量叫喊，
它们思想顽固，愿意在
高高的教堂塔顶上盘旋。

甚至那时代将要到来，
人们不再把它完成，
却把教堂的内部
当作一个马圈使用。

“要是教堂成为马圈，
那末我们将要怎么办，
怎样对待那三个圣王，
他们安息在里边的神龛？”[10]

我这样听人问，在我们时代
难道我们还要难以为情？
三个圣王来自东方，
他们可以另找居停。

听从我的建议，把他们
装进那三只铁笼里，
铁笼悬在明斯特的塔上，
塔名叫圣拉姆贝尔蒂。[11]

裁缝王坐在那里[12]
和他的两个同行，
但是现在我们却要用铁笼
装另外的三个国王。

巴塔萨尔先生挂在右方，
梅尔希奥先生悬在左边，
卡斯巴先生在中央——天晓得，
他三人当年怎样活在人间！

这个东方的神圣同盟，[13]
如今被宣告称为神圣，
他们的行为也许
不总是美好而虔诚。

巴塔萨尔和梅尔希奥
也许是两个无赖汉，
他们被迫向他们国家
许下了制订宪法的诺言，[14]

可是后来都不守信用。——
卡斯巴先生，黑人的国王，

也许用忘恩负义的黑心
把他的百姓当作愚氓。

〔说明与注释〕

象前章对于普鲁士反动政府一样，作者在莱因河畔最大的城市科隆(Köln)，面对着科隆大教堂，抒发了他对于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教会、尤其是天主教教会的憎恨。这座大教堂兴建于1248年，到了十六世纪，因宗教改革停止建筑，有三百年之久。1842年，又继续修建，直到1880年才全部完成。作者把这座大教堂看作是锢闭人民精神的牢狱。他在回顾天主教教会在中世纪所犯下的罪行的同时，他认为这次继续修建的活动，是当时德国反动势力猖狂的一种表现。他希望，这个建筑不要完成，就是已完成的教堂内部，将来也只会被当作一座马圈使用。最后，作者用基督教会中关于三个圣王的传说，影射"神圣同盟"三个主要国家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的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和欺骗。

① 乌利希·封·胡腾(Ulrich von Hutten, 1488—1523)，宗教改革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参与《蒙昧人书札》(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1515—1517)的写作，讽刺当时的僧侣，称僧侣为蒙昧人。

② 堪堪舞(Caucan)是1830年后流行于西欧的一种热狂放荡的舞蹈，作者用以指教会僧侣的热狂行动。

③ 霍赫特拉顿(Hochstraaten,1454—1527)，科隆的神学者，人文主义者的首要敌人，海涅称他为"科隆的门采尔"。门采尔(W.Menzel,1798—1873)，反动作家，在1835年建议德国政府，查禁"青年德意志"派进步作家的著作，其中包括海涅的著作。

④ 巴士底狱(Bastille)，法国专制政府用以镇压人民的

牢狱，1789 年大革命时被起义的人民摧毁。

⑤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

⑥ 教堂协会，1842 年在科隆成立，目的是完成科隆大教堂的建筑。

⑦ 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匈牙利音乐家，1842 年 9 月教堂继续修建开始时，他公开演奏，募集基金。

⑧ 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也为教堂继续修建作过演说。

⑨ 教堂协会在斯图加特的分会，为了教堂修建，运来一船石头。

⑩ 《新约·马太福音》里记载，基督诞生时，有三个东方的博士来朝拜。后来在传说中这三个博士演变为三个国王。这三个圣王的名字叫作：巴塔萨尔（Balthasar）、梅尔希奥(Melchior)、卡斯巴（Caspar），其中卡斯巴是黑人的国王。1169年，他们的遗骨移到科隆，随后就供在大教堂的神龛内。

⑪ 圣拉姆贝尔蒂（Sankt Lamberti）教堂在明斯特(Münster)。在农民战争时期，有三个再洗礼派的领袖被杀害，他们的尸体装在三个铁笼里，悬挂在这个教堂的塔顶上示众。这三人都是裁缝出身。

⑫ 以下五节是在单行本里增添的；最初在《新诗》里发表时，只有这样一节，这节在单行本里删去了：

> 三头统治中如果少一个，
> 就取来另外的一个人，
> 用西方的一个统治者
> 代替那东方的国君。

这里所说的“西方的一个统治者”，系指普鲁士国王。

⑬ 指普、奥、俄三国在1815年结成的神圣同盟。同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维也纳会议的决议，镇压革命运动。

⑭ 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在1813年向全国宣布，将制订宪法，但他后来背弃了这个诺言，他的儿子威廉四世也没有实行。

第　五　章

当我来到莱因桥头，
在港口堡垒的附近，
看见在寂静的月光中
流动着莱因父亲。

“你好，我的莱因父亲，
你一向过的怎样？
我常常思念着你
怀着渴想和热望。”

我这样说，我听见水深处
发出奇异的怨恨的声音，
象一个老年人的轻咳，
一种低语和软弱的呻吟：

“欢迎，我的孩子，我很高兴，
你不曾把我忘记；

我不见你已经十三年，
这中间我很不如意。

在碧贝利西我吞下石头，
石头的滋味真不好过！①
可是在我胃里更沉重的
是尼克拉·贝克尔的诗歌。②

他歌颂了我，好象我
还是最纯贞的少女，
她不让任何一个人
把她荣誉的花冠夺去。

我如果听到这愚蠢的歌，
我就要尽量拔去
我的白胡须，我真要亲自
在我的河水里淹死！

法国人知道的更清楚，
我不是一个纯贞的少女，
他们这些胜利者的尿水
常常掺合在我的水里。

愚蠢的歌，愚蠢的家伙！
他使我可耻地丢脸，
他使我在政治上
也有几分感到难堪。

因为法国人如果回来，
我必定在他们面前脸红，
我常常祈求他们回来，
含着眼泪仰望天空。

我永远那样喜爱
那些可爱的小法兰西——
他们可还是穿着白裤子？
又唱又跳一如往昔？

我愿意再看见他们，
可是我怕受到调侃，
为了那该诅咒的诗歌，
为了我会当场丢脸。

顽皮少年阿弗烈·德·缪塞，③
在他们的前面率领，
他也许充当鼓手，

把恶意的讽刺敲给我听。”

可怜的莱因父亲哀诉，
他如此愤愤不平，
我向他说些慰藉的话，
来振奋他的心情。

“我的莱因父亲，不要怕
那些法国人的嘲笑；
他们不是当年的法国人，
裤子也换了另外一套。

红裤子代替了白裤子，
钮扣也改变了花样，
他们再也不又唱又跳，
却低着头沉思默想。

他们如今想着哲学，
谈论康德、菲希特、黑格尔，
他们吸烟，喝啤酒，
有些人也玩九柱戏。④

他们象我们都成为市侩，

最后还胜过我们一筹；
再也不是服尔泰的弟子，
却成为亨腾贝格的门徒。⑤

不错，他还是个顽皮少年，
那个阿弗烈·德·缪塞，
可是不要怕，我们能钳住
他那可耻的刻薄的口舌。

他若把恶意的讽刺敲给你听，
我们就向他说出更恶意的讽刺，
说说他跟些漂亮女人们
搞了些什么风流事。

你满足吧，莱因父亲，
不要去想那些恶劣的诗篇，
你不久会听到更好的歌——
好好生活吧，我们再见。”

〔**说明与注释**〕

海涅把莱因河比作一个久经事变的老人，把它叫作“莱因父亲”。海涅少年时期，莱因区被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占领，受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人民享有较多的自由，这是在德国任何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拿破仑失败后，莱因区由普

鲁士统治，许多方面又恢复旧观，海涅对此深致不满。作者在与"莱因父亲"的对话中，表示了他对那个时期的怀念，嘲讽了德国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描述了法国的现状，完全不是革命时期那种朝气蓬勃的景象了。最后作者预示，他在第一章里所提到的"更好的歌"，不久将要代替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恶劣的诗篇"。

① 纳骚(Nassau)公国和黑森(Hessen)公国因河运问题发生争执。黑森政府于1841年2月在碧贝利希(Biberich)附近的莱因河里沉下一百零三艘船的石头，阻挡纳骚公国的通航。

② 尼克拉·贝克尔(Niklas Becker,1810—1845)，当时一首流行的《莱因歌》的作者。这首歌作于1840年，首句是"他们不应占有自由的、德国的莱因河"。

③ 阿弗烈·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诗人，他写了一首诗《德国的莱因河》，给贝克尔的《莱因歌》以尖锐的讽刺。

④ 九柱戏是一种赌赛的游戏。一端摆上九根棒形的圆柱，赌赛者从另一端用木球向圆柱抛去，以撞倒圆柱多少定胜负。

⑤ 服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亨腾贝格(E.W. Hengstenberg, 1802—1869)，一个反动的柏林大学神学教授。

第　六　章

有一个护身的精灵，
永远陪伴着巴格尼尼，
有时是条狗，有时是
死去的乔治·哈利的形体。①

拿破仑每逢重大的事件，
总是看到一个红衣人。
苏格拉底有他的神灵，
这不是头脑里的成品。②

我自己，要是坐在书桌旁，
夜里我就有时看见，
一个乔装假面的客人
阴森森站在我的后边。

他斗篷里有件东西闪烁，
他暗地里在手中握牢，

一旦它显露出来，
我觉得是一把刑刀。

他显得体格矮胖，
眼睛象两颗明星，
他从不搅扰我的写作，
他站在远处安安静静。

我不见这个奇异的伙伴，
已经有许多的岁月。
我忽然又在这里遇见他，
在科隆幽静的月夜。

我沿着街道沉思漫步，
我见他跟在我的后边，
他好象是我的身影，
我站住了，他也停止不前。

他停住了，好象有所期待，
我若迈开脚步，他又紧跟，
我们就这样走到
教堂广场的中心。

我忍不住了，转过身来说，
“现在请你向我讲一讲，
你为什么在这荒凉深夜
跟随我走遍大街小巷？

我总在这样时刻遇见你，
每逢关怀世界的情感
在我的怀里萌芽，每逢
头脑里射出精神的闪电。

你这样死死地凝视我——
在这斗篷里隐约闪烁，
请说明，你暗藏什么东西？
你是谁，你要做什么？”

可是他回答，语调生硬，
他甚至有些迟钝：
“不要把我当作妖魔驱除，
我请求你，不要兴奋。

我不是过去时代的鬼魂，
也不是坟里跳出的草帚，
我并不很懂得哲学，

也不是修辞学的朋友。

我具有实践的天性，
我永远安详而沉默，
要知道：你精神里设想的，
我就去实行，我就去做。

纵使许多年月过去了，
我不休息，直到事业完成——
我把你所想的变为实际，
你想，可是我却要实行。

你是法官，我是刑吏，
我以仆役应有的服从
执行你所作的判决，
哪怕这判决并不公正。

罗马古代的执政官，
有人扛着刑刀在他身前。
你也有你的差役，
却握着刑刀跟在你后边。

我是你的差役，我跟在

你的身后永不离叛，

紧握着明晃晃的刑刀——

我是你的思想的实践。”

〔说明与注释〕

这章诗表达了海涅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思想必须见诸行动。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说，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得安宁，直到我们赋予它以形体，促使它成为感性的现象为止。思想要成为行动，语言要成为肉体”。他还说，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行动就是卢骚的思想的实践。作者在这里把自己分为两个人：一个是思想者，一个是实行者；一个是法官，一个是刑吏。后者紧紧跟在前者的后边，带有几分恐怖气氛，迫切地要求思想要行动，判决要执行。

① 巴格尼尼(N.Paganini, 1782—1840)，意大利提琴演奏家。乔治・哈利(Georg Harrys, 1780—1838)，德国作家，有一段时间陪伴巴格尼尼作演奏旅行。

②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Sokrates)认为人的身内有一个神灵，人能听到神灵的声音，按照声音的指使行动。

第　七　章

我回到屋里睡眠，
好象天使们催我入睡，
躺在德国床上这样柔软，
因为铺着羽毛的褥被。

我多么经常渴望
祖国的床褥的甜美，
每当我躺在硬的席褥上
在流亡中长夜不能成寐。

在我们羽毛被褥里，
睡的很香，做梦也甜，
德国人灵魂觉得在这里
解脱了一切尘世的锁链。

它觉得自由，振翼高扬
冲向最高的天空。

德国人灵魂，你多么骄傲，
翱翔在你的夜梦中！

当你飞近了群神，
群神都黯然失色！
你一路上振动你的翅膀，
甚至把些小星星都扫落！

大陆属于法国人俄国人，
海洋属于不列颠，
但是在梦里的空中王国
我们有统治权不容争辩。

我们在这里不被分裂，
我们在这里行使主权；
其他国家的人民
却在平坦的地上发展——

当我入睡后，我梦见
我又在古老的科隆，
沿着有回声的街巷
漫步在明亮的月光中。

在我的身后又走来
我的黑衣乔装的伴侣。
我这样疲乏，双膝欲折，
可是我们仍然走下去。

我们走下去。我的心脏
在胸怀里砉然割裂，
从心脏的伤口处
流出滴滴的鲜血。

我屡次用手指蘸血，①
我屡次这样去做，
用血涂抹房屋的门框，
当我从房屋门前走过。

每当我把一座房屋
用这方式涂上标记，
远处就响起一声丧钟，
如泣如诉，哀惋而轻细。

天上的月亮黯然失色，
它变得越来越阴沉；
乌云从它身边涌过

有如黑色的骏马驰奔。

可是那阴暗的形体
仍然跟在我的后边，
他暗藏刑刀——我们这样
漫游大约有一段时间。

我们走着走着，最后
我们又走到教堂广场；
那里教堂的大门敞开，
我们走进了教堂。

死亡、黑夜和沉默，
管领着这巨大的空间；
几盏吊灯疏疏落落，
恰好衬托着黑暗。

我信步走了很久
沿着教堂内的高柱，
只听见我的伴侣的足音
在我身后一步跟着一步。

我们最后走到一个地方，

那里蜡烛熠熠发光，
还有黄金和宝玉闪烁，
这是三个圣王的圣堂。

可是这三个圣王，
一向在那里静静躺卧，
奇怪啊，他们如今
却在他们的石棺上端坐。

三架骷髅，离奇打扮，
寒伧的蜡黄的头颅上
人人戴着一顶王冠，
枯骨的手里也握着权杖。

他们久已枯死的骸骨
木偶一般地动作；
他们使人嗅到霉气，
同时也嗅到香火。

其中一个甚至张开嘴，
做了一段冗长的演讲；
他反复地向我解说，
为什么要求我对他敬仰。

首先因为他是个死人，
第二因为他是个国王，
第三因为他是个圣者——
这一切对我毫无影响。

我高声朗笑回答他：
“你不要徒劳费力！
我看，无论在哪一方面
你都是属于过去。

滚开！从这里滚开！
坟墓是你们自然的归宿。
现实生活如今就要
没收这个圣堂的宝物。

未来的快乐的骑兵
将要在这里的教堂居住，
你们不让开，我就用暴力，
用棍棒把你们清除。”

我这样说，我转过身来，
我看见默不作声的伴侣，
可怕的刑刀可怕地闪光——

他懂得我的示意。

他走过来，举起刑刀，
把可怜的迷信残骸
砍得粉碎，他毫无怜悯，
把他们打倒在尘埃。

所有的圆屋顶都响起
这一击的回声，使人震惊！
我胸怀里喷出血浆，
我也就忽然惊醒。

〔说明与注释〕

这一章是前章的继续。作者通过一个梦叙述那个“黑衣乔装的伴侣”怎样实践他的革命思想。作者再一次用他在第四章里已经提到过的三个圣王来比喻旧时代陈腐的事物。这三个残骸早就应该把圣堂让给“未来的快乐的骑兵”居住，但他们盘据在那里，不肯退出。其中一个甚至说，因为他是“死人”、“国王”、“圣者”，所以有理由在这里受人尊敬。最后只有用暴力把他们打倒。在描写这个梦以前，作者对于德国人满足于只在思想中寻求自由的落后状态给以讽刺。诗人席勒在1801年写过《新世纪的开端》一诗，其中提到法国人主宰陆地，英国人占领海洋，德国人则走向内心，“自由只在梦国里存在，美只在诗歌中繁荣。”可见这种逃避现实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在落后的德国是相当普遍的，甚至席勒对此都不以为耻，而加以颂扬。

① 作者在这里运用了《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犹太人在门框上涂抹羊血作为标志的故事。不过意义正相反，犹太人涂抹羊血是为了免于灾难，诗里的主人公在人家的门框上涂抹了他的心血，是对这家的惩罚；立即响起一声丧钟，这意味着他的伴侣将执行他的判决。

第　八　章

从科隆到哈根的车费，
普币五塔勒六格罗舍。①
可惜快行邮车客满了，
只好乘坐敞篷的客车。

晚秋的早晨，潮湿而暗淡，
车子在泥泞里喘息；
虽然天气坏路也不好，
我全身充溢甜美的舒适。

这实在是我故乡的空气，
热烘烘的面颊深深感受！
还有这些公路上的粪便，
也是我祖国的污垢！

马摇摆它们的尾巴，
象旧相识一样亲热，

它们的粪球我觉得很美，
有如阿塔兰特的苹果。②

我们经过可爱的密尔海木，
人们沉静而勤劳地工作，
我最后一次在那里停留，
是在三一年的五月。

那时一切都装饰鲜花，
日光也欢腾四射，
鸟儿满怀热望地歌唱，
人们在希望，在思索——

他们思索，“干瘪的骑士们，③
不久将要从这里撤走，
从铁制的长瓶里
给他们斟献饯行酒！

‘自由’来临，又舞蹈，又游戏，
高举白蓝红三色的旗帜，④
它也许甚至从坟墓里
迎来死者，拿破仑一世！”⑤

神啊！骑士们仍旧在这里，
这群无赖中有些个
来时候是纺锤般地枯瘦，
如今都吃得肚皮肥硕。

那些面色苍白的流氓，
看来象“仁爱”、“信仰”和“希望”，
他们贪饮我们的葡萄酒，
从此都有了糟红的鼻梁——

并且“自由”的脚脱了臼，
再也不能跳跃和冲锋；
法国的三色旗在巴黎
从塔顶忧郁地俯视全城。

皇帝曾经一度复活，
可是英国的虫豸却把他
变成一个无声无臭的人，
于是他又被人埋入地下。⑥

我亲自见过他的葬仪，⑦
我看见金色的灵车，
上边是金色的胜利女神，

她们扛着金色的棺椁。

沿着爱丽舍田园大街，
通过胜利凯旋门，
穿过浓雾蹈着雪，
行列缓缓地前进。

音乐不谐调，令人悚惧，
奏乐人都手指冻僵。
那些旌旗上的鹰隼
向我致意，不胜悲伤。

沉迷于旧日的回忆，
人们都象幽灵一般——
又重新咒唤出来
统治世界的童话梦幻。

我在那天哭泣了。
我眼里流出眼泪，
当我听到那消逝了的
亲切的喊声“皇帝万岁！”

〔说明与注释〕

作者乘车从科隆去哈根(Hagen),路过密尔海木(Mühlheim)。海涅于1831年5月离开祖国去巴黎时,曾路过这里。这个莱因区的城市当时在法国1830年7月革命的鼓舞下,革命热情高涨,人们以为可以把普鲁士的士兵赶走。这里还表达了莱因区居民对于拿破仑的怀念。关于拿破仑,恩格斯在《德国状况》(1845)里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636页)。后来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中也指出,莱因居民在1848年以前一直是"亲法的",并且说,**"海涅的法国狂、甚至他的波拿巴主义也不过是莱因河左岸人民普遍情绪的反映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508页)但是十二年后,作者重来此地,只见一切如故,普鲁士的军队仍旧在这里驻扎。并且通过关于拿破仑葬仪的叙述,他告诉德国人说,现在的法国也不是革命时期的景象了,代之而起的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市侩社会。这章可与前边的第五章参照。

① 塔勒和格罗舍,是当时普鲁士货币的名称。

② 阿塔兰特(Atalanta)是希腊传说中善跑的美女。向她求婚的人必须跟她赛跑,谁若胜过她,才能娶她。但是跟她赛跑的人都输了。后来爱神给希波梅内斯(Hippomenes)三个金苹果,希波梅内斯在赛跑时,故意把金苹果抛在地上,阿塔兰特弯腰去拾苹果时,希波梅内斯跑到她前边去了。

③ "骑士们"指普鲁士的士兵。

④ 白、蓝、红,是莱因区旗帜的颜色。

⑤ 莱因区人民想望死去的拿破仑的再来,主要是为了摆脱普鲁士的统治。

⑥ 拿破仑失败后，1814 年被放逐到地中海上的厄尔巴(Elba)岛。1815 年 3 月拿破仑逃回法国，掌握政权一百天，被反法联盟军击败，囚禁在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属地圣海伦娜(Sankt Helena)岛上，于 1821 年死在那里。

⑦ 拿破仑的灵柩运回法国后，法国政府在1840年12月15日为拿破仑举行葬礼，葬在巴黎荣军院里。关于这次葬礼的凄凉景象，海涅在一部报导法国的政治、艺术与人民生活的著作《路苔齐亚》(Lutezia)第一部分第二十九节里有类似的叙述。

第　九　章

我早晨从科隆出发，
是七点四十五分；
午后三点才吃午饭，
这时我们到了哈根。

饭桌摆好了。这里我完全
尝到古日尔曼的烹调，
祝你好，我的酸菜，
你的香味使人魂消！

绿白菜里蒸板栗！
在母亲那里我这样吃过！
你们好，家乡的干鱼！
在黄油里游泳多么活泼！

对于每个善感的心
祖国是永远可贵——

黄焖熏鱼加鸡蛋
也真合乎我的口味。

香肠在滚油里欢呼！
穿叶鸟，虔诚的小天使，①
经过煎烤，拌着苹果酱，
它们向我鸣叫，“欢迎你！”

“欢迎你，同乡，”——它们鸣叫——
“你长久背井离乡，
你跟着异乡的禽鸟
在异乡这样长久游荡！”

桌上还有一只鹅，
一个沉静的温和的生物。
她也许一度爱过我，
当我俩还年青的时候。

她凝视着，这样意味深长，
这样亲切、忠诚，这样伤感！
她确实有一个美的灵魂，
可是肉质很不嫩软。

还端上来一个猪头，
放在一个锡盘上；
用月桂叶装饰猪嘴，
仍然是我们家乡的风尚。

〔说明与注释〕

这是一首游戏诗，没有多少涵义。在德国，人们用鹅比喻愚蠢的女人。“用月桂叶装饰猪嘴”，讽刺庸俗社会里对拙劣诗人的吹捧。

① 穿叶鸟，原文是Krammetsvogel，属于鸫鸟类，北京民间叫作穿叶儿，所以译为穿叶鸟。

第　十　章

一

刚过了哈根已是夜晚，
我肠胃里感到一阵寒颤。
我在翁纳的旅馆里
才能够得到温暖。

那里一个漂亮的女孩
亲切地给我斟了五合酒；①
她的鬈发象黄色的丝绸，
眼睛是月光般地温柔。

轻柔的威斯特法伦口音，
我又听到，快乐无穷。
五合酒唤起甜美的回忆，
我想起那些亲爱的弟兄。

想起亲爱的威斯特法伦人，
在哥亭根我们常痛饮通宵，

一直喝到我们互相拥抱，
并且在桌子底下醉倒！

我永远这样喜爱他们，
善良可爱的威斯特法伦人，
一个民族，不炫耀，不夸张，
是这样坚定、可靠而忠心。

他们比剑时神采焕发，
他们有狮子般的心胸！
第四段、第三段的冲刺，②
显示得这样正直、公正！

他们善于比剑，善于喝酒，
每逢他们把手向你伸出
结下友谊，便流下眼泪；
他们是多情善感的栎树。

正直的民族，上天保佑你们，
他赐福于你们的后裔，
保护你们免于战争和荣誉，
免于英雄和英雄事迹。

他总把一种很轻微的考验
赠送给你们的子孙，
他让你们的女儿们
漂漂亮亮地出嫁——阿门！③

〔说明与注释〕

作者路过威斯特法伦（Westfalen）省的翁纳（Unna）城，回想起他在哥亭根（Göttingen）大学读书时，威斯特法伦社团的团友们。海涅一度参加过这个社团。大学里社团的活动经常是喝酒比剑。这些人青年时很正直，而且多情善感，但是后来大都与世浮沉，过着庸俗的市民生活。最后两节，作者为他们所祈求的，也正是作者所不愿见到的实际情况。这是海涅讽刺诗中的另一种手法。

① 五合酒是用甘蔗酒、糖、柠檬汁、茶、水混合成的一种饮料。

② 第四段、第三段，在击剑术中是容易伤及对手的两段程序。

③ 阿门（Amen），是基督教会里祈祷或祝福完毕时的一个常用词，有千真万确、全心所愿等涵义。

第 十 一 章

这是条顿堡森林，
见于塔西图斯的记述，
这是古典的沼泽，
瓦鲁斯在这里被阻。①

柴鲁斯克族的首领，
赫尔曼，这高贵的英雄，
打败瓦鲁斯；德意志民族
在这片泥沼里获胜。

赫尔曼若没有率领一群
金发的野蛮人赢得战斗，
我们都会成为罗马人，
也不会有德意志的自由！

只有罗马的语言和习俗
如今会统治我们的祖国，

明兴甚至有灶神女祭师，
史瓦本人叫作吉里特！[②]

亨腾贝格成为脏腑祭师，
播弄着祭牛的肚肠。
奈安德会成为鸟卜祭师，
他观察鸟群的飞翔。[③]

毕希—裴菲尔要喝松脂精，[④]
象从前罗马妇女那样，——
（据说，她们这样喝下去，
小便的气味会特别香。）

劳麦不会是德国的流氓，
而是个罗马的流氓痞子。[⑤]
弗莱里拉特将写无韵诗，
象当年的贺拉修斯。[⑥]

那粗鲁的乞丐杨老爹，
如今会叫作粗鲁怒士。[⑦]
天啊！马斯曼将满口拉丁，
这个马可·图留·马斯曼奴斯。[⑧]

爱真理的人将在斗兽场
跟狮子、鬣犬、豺狼格斗，
他们决不在小幅报刊上
去对付那些走狗。

我们会只有一个尼罗，
而没有三打的君主。
我们会把血管割断，
抗拒奴役的监督。⑨

谢林将是一个塞内卡，
他会丧身于这样的冲突。⑩
我们会向柯内留斯说：
"任意涂抹不是画图！"⑪——

感谢神！赫尔曼赢得战斗，
赶走了那些罗马人；
瓦鲁斯和他的师旅溃败，
我们永远是德国人！

我们是德国人，说德国话，
象我们曾经说过的一般；
驴叫作驴，不叫阿西奴斯，⑫

史瓦本的名称也不改变。

劳麦永远是德国的流氓，
还荣获了雄鹰勋章。
弗莱里拉特押韵写诗，
并没有象贺拉修斯那样。

感谢神，马斯曼不说拉丁，
毕希—裴菲尔只写戏剧，
并不喝恶劣的松脂精
象罗马的风骚妇女。

赫尔曼，这都要归功于你，
所以为你在德特摩尔城⑬
立个纪念碑，是理所当然，
我自己也曾署名赞成。

〔说明与注释〕

在这一章里作者对于德国的国粹主义者进行尖锐的讽刺，这些国粹主义者在荒远的古代去寻找所谓“德意志的自由”。在海涅写这篇长诗的同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写道：“**具有条顿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那些好心的热情者，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找我们自由的历史。但假如我们自由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末我们的自由历**

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谁都知道，在森林中叫唤什么，就有什么回声。还是不要触犯原始的条顿森林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454—455页）这章诗的主题和马克思的这段话是一致的。作者还利用德语和拉丁语的文字游戏，把德国人名拉丁化，对当时德国文化界的显赫人物给以嘲讽，而对于古代的罗马也不象一般资产阶级学者那样加以美化。

① 古罗马历史家塔西图斯（Tacitus, 50?—117）著有《日尔曼尼亚》一书，书中记载了条顿森林的战役。属于日尔曼人的柴鲁斯克族（Cherusker）的首领赫尔曼（Hermann）于公元九年在条顿森林中击败瓦鲁斯（Varus）统帅的罗马军队。

② 古罗马的女灶神名维斯塔（Vesta），她的女祭师必须永葆童贞，看守“永恒之火”。明兴（München）是德国南部的重要城市，一般译为慕尼黑。吉里特（Quirite）是罗马公民的尊称。

③ 亨腾贝格，见第五章注⑤。脏腑祭师（Haruspex），古罗马的一种祭师，他们根据祭牛内脏的部位占卜。奈安德（Neander, 1789—1850），柏林神学教授。鸟卜祭师（Augur）根据鸟的飞翔预言神的意图。

④ 毕希—裴菲尔（Birch—Pfeiffer, 1800—1868），德国女演员兼剧作家。

⑤ 劳麦（F. V. Raumer 1781—1873），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

⑥ 弗莱里拉特（F. Freiligrath, 1810—1876），德国四十年代的革命诗人。贺拉修斯（Horatius, 公元前65—8），古罗马诗人。古罗马诗是不押韵的。

⑦ 杨（F. L. Jahn, 1778—1852），德国体育学家，他早年参加反拿破仑的战争，后来思想保守，成为国粹主义的民族

主义者。

⑧　马斯曼(H. F. Massmann, 1797—1874)，德国语言学者兼体育学家，也是国粹主义者。作者把他和罗马政治家兼演说家马可·图留·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43) 相比，所以把马斯曼的姓拉丁化，并冠以西塞罗的名字。

⑨　尼罗(Nero, 37—68)，罗马暴君，他迫使他的师傅政治家兼哲学家塞内卡(Seneca,?—65) 割断血管自杀。德意志联邦共有三十六邦，所以说是“三打”。

⑩　谢林 (F. W. Schelling, 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1841 年普王威廉四世把谢林从明兴召往柏林，因此作者想到塞内卡的下场。

⑪　柯内留斯(P. V. Cornelius, 1783—1867)，德国画家。“任意涂抹不是画图”，是拉丁文谚语，诗中用的拉丁原文：“Cacatum non est pictum”。

⑫　拉丁语称驴为 asinus，音译为阿西奴斯。

⑬　德特摩尔 (Detmold) 是条顿堡森林东边的一座城市。1838 年起始在那里给赫尔曼建立纪念碑。

第十二章

在夜半的森林里
车子颠簸着前进，
戛然一声车轮脱了轴，
我们停住了，这很不开心。

驿夫下车跑到村里去，
在夜半我独自一人
停留在树林子里，
四围一片嗥叫的声音。

这都是狼，嗥叫这样粗犷，
声音里充满了饥饿。
象是黑暗里的灯光，
火红的眼睛闪闪烁烁。

一定是听到我的来临，
这些野兽对我表示敬意，

它们把这座树林照明，
演唱它们的合唱曲。

这是一支小夜曲，
我看到，它们在欢迎我！
我立即摆好姿势，
用深受感动的态度演说：

“狼弟兄们，我很幸福，
今天停留在你们中间，
满怀热爱对我嗥叫，
有这么多高贵的伙伴。

我这一瞬间感到的，
真是无法衡量；
啊，这个美好的时刻，
我是永远难忘。

我感谢你们的信任——
你们对我表示尊敬，
这信任在每个考验时刻
都有真凭实据可以证明。

狼弟兄们，你们不怀疑我，
你们不受坏蛋们的蒙骗，
他们向你们述说，
我已叛变到狗的一边。

说我背叛了，不久就要当
羊栏里的枢密顾问——
去反驳这样的诽谤，
完全对我的尊严有损。

我为了自身取暖，
有时也身披羊裘，
请相信，我不会到那地步，
热衷于羊的幸福。

我不是羊，我不是狗，
不是大头鱼和枢密顾问——
我永远是一只狼，
我有狼的牙齿狼的心。

我是一只狼，我也将要
永远嗥叫，跟着狼群——
你们信任我，你们要自助，

上帝也就会帮助你们!”

这是我的一段演说,
完全没有预先准备好;
柯尔卜把它改头换面
刊印在奥格斯堡《总汇报》。①

〔说明与注释〕

这是很重要的一章。海涅流亡在巴黎,经常对两方面作战。他一方面受以普鲁士为首的德国反动势力的迫害,另一方面有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激进派的“革命者”也对他进行攻击。那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激进派的“革命者”往往提出些空洞的口号,不切实际,海涅认为这对于革命事业没有好处,给以批评。因此他们认为海涅是背叛了革命而与敌人妥协,甚至给海涅制造流言,肆意诽谤。作者在这一章里申述了他忠于革命的立场。与一般惯用的比喻相反,作者把狼比作坚定的革命者,不是比作坏人。在夜里,他和这些“狼弟兄”会合,表明了他的态度。读这一章可以参考这篇长诗的《序言》。

① 海涅在巴黎,经常给奥格斯堡(Augsburg)的《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写通信。柯尔卜(G.kolb, 1798—1865)长期担任《总汇报》的编辑,为了能取得书报检查的通过,他往往任意删改海涅的通信。

第 十 三 章

太阳在帕德博恩上升，①
它的神情十分沮丧。
它实际在干一件讨厌的事——
把这愚蠢的地球照亮！

它刚照明了地球的一面，
它就把它的光迅如闪电
送到另一边，与此同时
这一面已经转为黑暗。

石头总为西锡福斯下滚，
达纳乌斯女儿们的水筲
总不能把水盛满，②
太阳照亮地球，总是徒劳！——

当晨雾已经散开，
我看见在大路旁

曙光中有耶稣的塑像
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看见你，我可怜的表兄，
每一次我都满怀忧愁，
你这呆子，人类的救世主，
你曾要把这世界解救！

高级议会的老爷们，
他们把你虐待摧残。
谁叫你谈论教会和国家
也这样肆无忌惮！

这是你的厄运，在那年代
还没有发明印刷术；
不然关于天上的问题
你也许会写成一本书。

对地上有所讽喻的字句，
检查官会给你删去，
书报检查在爱护你，
免得在十字架上钉死。

啊！只要把你的山上说教③
改变为另外一种文词，
你能够不伤害那些善人，
你有足够的才能和神智！

你却把兑换商、银行家
甚至用鞭子赶出了圣殿④——
不幸的热狂人，你如今
在十字架上给人以戒鉴！

〔说明与注释〕

这一章的前三节表达了作者一种消极的悲观思想，对人类的进步持怀疑态度，这和他对革命事业热烈欢迎，对“更好的歌”抱有信心，是互相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思想在海涅的作品里经常有所反映。作者用十字架上的耶稣比喻彻底的革命者在旧社会里所遭受的难于避免的命运。海涅对于基督教会、尤其是对于天主教会是深恶痛绝的，但他对于原始的耶稣的形象则表示尊敬和同情。他虽然在这里用一种嘲讽的口吻把他叫作“表兄”，叫作“呆子”，但仍然把耶稣说成是穷人的朋友，富人的敌人，是彻底的革命者。

① 帕德博恩(Paderborn)，威斯特法伦省的一个城市。

② 西锡福斯(Sisyphus)，希腊传说中科林特(Korinth)的第一个国王，非常狡诈，死后被罚在阴间把一块沉重的大理石从山下搬运到山顶，每逢快到山顶时，那块石头便从山上滚下来。达纳乌斯(Danaos)，古希腊的一个国王，有五十个女儿，除一个女儿外，这些女儿在结婚的第一夜都把她们的丈

去杀死。她们被处罚在阴间永远用一个底下有窟窿的水桶取水。这两个故事通常用以比喻永远不能完成的沉重的工作。

③ 耶稣的山上说教阐述了他所宣传的教义，事见《新约》中《玛太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六章。

④ 《新约·玛可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进入圣殿，将里面作买卖的人赶出去，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地方吗？你们竟将这殿当作盗贼的巢穴了'。经士和众祭司长听见这话，就图谋要杀害他。"

第十四章

潮湿的风，光秃的大地，
车子在泥途中摇荡；
"太阳，你控诉的火焰！"
我的心里这样响，这样唱。

这是那古老民歌的尾韵，
我的保姆常常歌唱——
"太阳，你控诉的火焰！"
它象号角一般鸣响。

歌词里有一个凶手，①
他生活愉快，得意洋洋；
最后发现他在树林里
吊在一棵老柳树上。

凶手的死刑判决书
被钉在柳树的树干；

这是复仇者的密审——
“太阳，你控诉的火焰！”

太阳是有力的控诉者，
它使人给凶手定下罪案。
娥悌里临死时喊道：
“太阳，你控诉的火焰！”

我想起这首歌，也就想起
我的保姆，那慈爱的老人，
我又看见她褐色的脸，
脸上有褶子和皱纹。

她出生在明斯特地区，
她会歌唱，也会讲说
许多阴森森的鬼怪故事，
还有童话和民歌。

我的心是多么跳动，
当老人说到那个王女，②
她孤零零独坐荒郊，
把金黄的头发梳理。

她被迫充当牧鹅女
在那里看守鹅群，
傍晚赶着鹅又穿过城门，
她十分悲伤，不能前进。

因为她看见一个马头
突出地钉在城门上，
这是那匹可怜的马，
她骑着它到了异乡。

王女深深地叹息：
“噢，法拉达，你挂在这里！”
马头向着下边叫：
“噢，好苦啊，你走过这里！”

王女深深地叹息：
“要是我的母亲知道！”
马头向着下边叫：
“她的心必定碎了！”

我屏止呼吸倾听，
当老人讲到红胡子的事迹，
她态度更严肃，语气更轻，

讲说我们神秘的皇帝。[3]

她向我说，他并没有死，
学者们也信以为实，
他隐藏在一座山中，
统帅着他的武装战士。

山名叫作基甫怀舍，
山里边有洞府一座；
高高圆顶的大厅里
吊灯阴森森地闪烁。

第一座大厅是马厩，
在那里能够看见
几千匹马，装备齐全，
站立在秣槽旁边。

它们都驾了鞍，笼上辔，
可是所有这些马匹，
口也不叫，脚也不踢，
象铁铸的一般静寂。

人们看见第二座大厅里

战士们在枯草堆上睡倒，
几千名战士，满脸胡须，
都是英勇顽强的面貌。

他们从头到脚全副武装，
可是所有这些好汉，
动也不动，转也不转，
他们都躺的稳，睡的酣。

第三座大厅高高堆积着
宝剑、斧钺和标枪，
银制的铠甲，钢制的盔胄，
古代法兰克的火枪。

大炮很少，可是足够
组成一堆战利品。
一面旗帜高高竖起，
它的颜色是黑红金。

皇帝住在第四座大厅，
已经有许多世纪，
他靠着石桌，手托着头，
坐的也是一座石椅。

他的胡子一直拖到地，
红得象熊熊的火焰，
他屡次蹙紧眉头，
有时也眨动双眼。

他是在睡，还是在沉思？
人们不能查看仔细；
可是一旦时机到了，
他就会猛然兴起。

他便握住那面好旗帜，
他呼喊："上马！上马！"
他的武装队伍都醒过来，
从地上跳起，一阵喧哗。

一个个都翻身上马，
马在嘶叫，马蹄杂沓！
他们驰向喧嚣的世界，
吹起行军的喇叭。

他们善于骑马，善于战斗，
他们得到了充足的睡眠。

皇帝执行严厉的审讯，
他要把凶手们惩办——

高贵的少女日尔曼尼亚，④
她鬈发金黄，仪表非凡，
曾受过凶手们的暗害——
“太阳，你控诉的火焰！”

有些凶手坐在城堡里笑，
他们自以为能够藏躲，
他们逃不脱复仇的绞索——
逃不脱红胡子的怒火——

老保姆的这些童话，
听着多么可爱，多么甜！
我的迷信的心在欢呼：
“太阳，你控诉的火焰！”

〔说明与注释〕

与前章的第三节相反，作者在这一章里对太阳作了热情的歌颂。作者代表受迫害的人们的心理和希望，说太阳是“控诉的火焰”，用以象征历史的规律，尽管“凶手们”能暂且猖獗一时，但在昭昭红日下，最后他们必定会受到惩罚，真理和正义得到胜利，受迫害者获得解放。作者回忆他童年时期的一

个老保姆，她常常给他讲故事，唱民歌，他终生难忘。这里叙述的老保姆给他说唱的一首民歌、一篇童话、一个传说，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含有唯心论、宿命论思想，尤其是关于红胡子的传说，本来就是德国国粹主义民族主义者的幻想，海涅在下边的两章给以尖锐的讽刺，但是在这章里作者只是用以歌颂"控诉的火焰"的威力。

① 这首民歌的歌词全文没有流传下来。内容大意是：少女娥悌里（Ottilie）被凶手杀死，临死时曾喊道："太阳，你控诉的火焰！"后来那凶手被秘密审判的复仇者吊死在一棵树上。这首民歌的两节片断，海涅曾记在他的《回忆录》（Memoiren）里。

② 这是格林（Grimm）兄弟《童话集》中《牧娥女》的故事。一个王后有一个女儿，嫁给远方的一个王子。王后叫女儿骑一匹能讲话的马去就婚，并由一个侍女护送。马名法拉达（Falada）。在路上侍女威胁王女，把新娘的衣服骗过来穿在自己身上，冒充王女与王子结婚，并命王女在城外放鹅。她还下令杀死能讲话的法拉达，把马头挂在城门上，但是马头还能讲话。王女从城门走过，她便和马头交谈。最后揭穿了侍女的罪行，王女与王子结婚，将侍女处死。诗中王女与法拉达的对话，和童话中的对话基本上是一致的。

③ 红胡子（Barbarossa）皇帝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 1123—1190）的别号。他在1152年即皇位，后来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在小亚细亚的一条河流里淹死。民间传说，他并没有死，回到了德国，带领他的人马睡眠在哈尔茨（Harz）山附近的基甫怀舍（Kyffhäuser）的山洞里，将来有一天他还会醒过来。关于海涅对这传说的看法，参看下两章。

④ 日尔曼尼亚（Germania），是德国的拟人称呼。

第十五章

一阵细雨淋下来，
冷冰冰象是针尖。
马忧郁地摇着尾巴，
在泥里挣扎，全身流汗。

驿夫吹动他的号角，
我熟悉这古老的角声——
“三个骑士骑马出城门！”①
我觉得恍如梦境。

我昏昏欲睡，我就睡着了，
看啊！最后我梦见
置身于那座奇异的山中，
在红胡子皇帝身边。

他再也不象一座石像
坐在石桌旁的石椅上；

他的外表并不尊严
象人们平日想象的那样。

他蹒跚蹀过几座大厅，
东拉西扯和我亲切交谈。
他象一个古董收藏家
把珍品和宝物指给我看。

在武器厅里他向我说明，
人们怎样使用棍棒，
他还把几支剑上的锈
用他的银鼠皮擦光。

他拿来一把孔雀羽扇，
给一些铠甲、一些盔胄，
还给一些尖顶盔，
撣去了上边的尘土。

他同样撣掉旗上的灰尘，
他说，“我最大的骄傲是——
还没有蠹鱼咬烂旗绸，
旗柄也没有被虫蛀蚀。”

当我们来到那座大厅，
几千名战士装备整齐，
都睡倒在那里的地上，
老人说起话来，满心欢喜；

“我们要轻轻地说话走路，
我们不要惊醒这些人；
一百年的岁月又过去了，
今天正是发饷的时辰。”

看啊！皇帝轻悄悄地
走近那些熟睡的兵士，
在他们每个人的衣袋里
偷偷地掖进一块金币。

我惊异地望着他，
他这么说，面带微笑：
“我发给每个人一块金币
作为一个世纪的酬劳。”

马在养马的大厅里
排成长长的静默的行列，
皇帝搓着自己的手，

好象是特别喜悦。

他数着马匹，一匹又一匹，
拍打着它们的肋部；
他数了又数，他嘴唇颤动
以令人可怕的速度。

“这些马还不够用，”
他最后懊丧地说道——
“兵士和武器都已充足，
但马匹还是缺少。

我派遣出许多马贩子
到全世界四面八方，
他们为我选购良马，
已经有相当大的数量。

等到马的数目齐全，
我就开战，解放我的祖国
和我的德国的人民，
人民忠诚地期待着我。”

皇帝这样说，我却叫道：
“开战吧，你这老伙计，
开战吧，马匹如果不够，
就用驴子来代替。”

红胡子微笑着回答：
“开战完全不要着急，
罗马不是一天筑成，
好东西都需要时日。

今天不来，明天一定来到，
栎树都是慢慢地生长，
罗马帝国有一句谚语：
谁走的慢，就走的稳当。”②

〔说明与注释〕

第十五、十六两章的内容都是在梦中跟红胡子皇帝的对话。第十四章里所写的红胡子皇帝，由于出自老保姆的口述，在儿童的心中成为有威望的人物，儿座大厅的气氛也是严肃的。但是在第十五章以后就完全不同了。长期以来，德国国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所谓古代日尔曼精神的再现，把长期睡眠的红胡子皇帝一旦将要觉醒作为祖国复兴的象征。海涅认为这是违反历史规律的。所以在这里红胡子再也不是审讯“凶手们”、拯救日尔曼尼亚的皇帝，而成为卖弄古董的可笑的角色了。他口头上说的解放祖国和德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① 这是一首流行的民歌，见于德国浪漫派诗人阿尼姆(Arxnim)与布伦塔诺(Brentano)合编的民歌集《儿童的奇异的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里。

② 这句谚语，原诗中用的是意大利文"Chi va piano, va sano"。

第 十 六 章

车子的震荡把我惊醒，
可是眼皮立即又合拢，
我昏昏沉沉地入睡，
又作起红胡子的梦。

我跟他信口攀谈，
走遍有回声的大厅，
他问我这，问我那，
渴望我说给他听。

自从许多年，许多年，
也许是从七年战争，
关于人世间的消息，
他不曾听到一点风声。

他问到摩西·门德尔孙，①
问到卡尔新，还很关心

问到路易十五的情妇，
杜巴侣伯爵夫人。②

4

我说，"啊皇帝，你多么落后！
摩西和他的利百加
已经死了许久，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也长埋地下。

亚伯拉罕和列亚产生了
名叫费里克斯的小宝贝，
他在基督教会飞黄腾达，
已经是乐队总指挥。③

老卡尔新也同样去世，
女儿克伦克也已死去，
我想，现在还在人间的
是孙女维廉娜·赤西。④

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
杜巴侣活得快乐而放荡，
她已经变得衰老，
当她命丧在规罗亭上。⑤

那国王路易十五
在他的床上平安死去，
路易十六却上了规罗亭，
跟王后安东尼特在一起。⑥

王后完全合乎她的身分，
表现出很大的勇气，
杜巴侣却大哭大喊，
当她在规罗亭上处死。”——

皇帝忽然停住脚步，
他对着我瞠目而视，
他说，“我的老天啊，
什么是规罗亭上处死？”

我解释说，“规罗亭上处死，
是新的方法一种，
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
都能把他的生命断送。

人们为了这种方法
制造一种新的机器，
这是规罗亭先生的发明，

机器名称就用他的名字。

你被捆在一块木板上；——
木板下沉；——你迅速被推入
两根柱子的中间；——
上面吊着一把三角斧；——

绳索一拉，斧子落下来，
这真是快乐而爽利；
在这时刻你的头颅
掉落在一个口袋里。”

皇帝打断了我的话：
“你住嘴，关于你说的机器，
我真是不愿意听，
我起誓不使用这种东西！

尊严的国王和王后！
在一块木板上捆起！
这真是极大的不敬，
违背一切的礼仪！

这样亲昵地用‘你’称呼我，

你是什么人，竟如此大胆？
你这小子，等着吧，我将要
把你狂妄的翅膀折断！

当我听你这样说，
怒火在深心里燃烧，
你一呼一吸已经是
叛国罪和大逆不道！”

老人向我咆哮，既无节制，
也不容情，这样愤慨激昂，
这时我也爆发出来
我的最隐秘的思想。

“红胡子先生，”——我大声喊叫——
“你是一个古老的神异，
你去睡你的吧，没有你
我们也将要解救自己。

共和国人会讥笑我们，
他们若看见我们的首领
是个执权杖戴王冠的鬼魂；
他们会发出刻薄的嘲讽。

我再也不喜欢你的旗帜，
我对黑红金三色的喜爱，
已经被当年学生社团里
老德意志的呆子们败坏。⑦

在这古老的基甫怀舍，
你最好永远呆在这里——
我若是把事物仔细思量，
我们根本用不着皇帝。”

〔说明与注释〕

这一章是前章的继续，在对话中更显示出红胡子是过去中世纪封建帝王的幽灵，他不可能再起任何作用。他对于十八世纪末期发生的重大的政治变革一无所知，他的知识只停留在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发动的七年战争（1756—1763）时期。他对于许多新事物不能理解，更不用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把国王和王后送上断头台那样在他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了。作者对他讲说送上断头台的程序时，态度非常冷静，而他则怒火如焚，不能忍受。两人的谈话越说分歧越大，最后作者说出他的主要思想："没有你我们也将要解救自己"，"根本用不着皇帝。"

① 摩西·门德尔孙（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柏林的哲学家。卡尔新（A. L. Karschin，1722—1791），德国女诗人。

② 杜巴伯伯爵夫人（Contesse du Barry，1741—

1793)，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1774 年路易十五死后，退出宫廷。法国大革命期间，罗伯斯庇尔下令将她逮捕，在断头台上处死。

③ 摩西·门德尔孙的妻子本不叫利百加(Rebekka)，《圣经·旧约》中，摩西的妻子叫利百加，所以海涅把门德尔孙的妻子也称为利百加。门德尔孙的第二个儿子叫亚伯拉罕(Abraham)，亚伯拉罕的妻子叫列亚(Lea)。亚伯拉罕·门德尔孙的儿子是音乐家费利克斯·门德尔孙(Felix Mendelssohn, 1809—1847)。

④ 克伦克(K. L. V. Klenke, 1754—1812)，是卡尔新的女儿，女作家，写戏剧和诗歌。维廉娜·赤西(Wilhelmine Ch. v. Chézy,1783—1856)，是克伦克的女儿，也是女作家，写小说诗歌，与海涅相识。

⑤ 规罗亭就是断头台，因系医生规罗亭(J. I. Guillotin, 1738—1814)所发明而得名。

⑥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安东尼特(Antoinette)都被判死刑，于1893 年先后在断头台上处死。

⑦ 学生社团，是从反拿破仑战争时期起，德国大学生普遍组成的一些团体，第十章注释中提到的威斯特法伦社团也属于这一类。这些社团的政治倾向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从爱国主义演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幻想中世纪封建皇朝的再现，是很反动的。

第 十 七 章

我在梦里跟皇帝争吵，
当然只能是在梦里——
在清醒状态中我们不能
跟王侯们谈话这样无礼。

只有梦，在理想的梦境，
德国人对他们才敢
说出在忠实的心里
深藏的德国人的意见。

车子驶过一座树林，
我醒过来，看到路旁的树，
看到赤裸裸枯燥的现实，
我的梦境都被驱除。

栎树严肃地摇摆头顶，
白桦和白桦的树枝

点着头向我警告——我说：
“饶恕我，我高贵的皇帝！

红胡子，饶恕我急不择言！
我知道，你比我更为明智，
我是这样缺少耐性——
可是快点来吧，我的皇帝！

你若觉得规罗亭不如意，
那就还用老的方式：
用剑杀贵族，用绳把市民
和穿粗布衣的农民绞死。

但有时也可以掉换，
用绳索吊死贵族，
砍一砍市民和农民的头，
我们本都是神的创造物。

查理五世的刑事法庭，①
你把它重新建立，
你再把人民划分
按照行会、行帮和等级。

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②
你重新恢复它的全体,
给回我们最腐朽的废物,
连同它那一切的把戏。

不管怎样,中世纪在过去
曾真实存在,我甘心容忍——
只要你把我们解救
脱离半阴半阳的两性人,

脱离那冒牌的骑士队伍,③
这个混合物令人作呕,
中古的妄想与现代的骗局,
它不是鱼,也不是肉。

赶走那帮流氓小丑,
把那些戏园子都关闭,
他们在那里效仿远古——
你快点来吧,啊皇帝!"

〔说明与注释〕

作者从梦中又回到德国的现实。德国反动的统治者把中世纪理想化,用以麻痹人民,实行复古。有些民族主义者和浪

漫派诗人与之相配合，美化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希望中世纪的帝王骑士们重新出来表演。作者认为，中世纪曾经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中古的妄想与现代的骗局”的混合物，这种半阴半阳的两性人似的怪现象，是难以容忍的。诗里一再向红胡子说，“你快点来吧”，并不是希望他真的再来，而是盼望赶快脱离这不合理的现实。在前两章对红胡子嘲讽和鄙视之后，作者这样说，更足以表明他对当前反动势力的憎恨。

①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Karl V.)在1532年颁布刑事法规，是德国的第一部法典。

②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于962年，到了十七世纪已名存实亡，逐渐解体，1806年宣告结束。

③ 指普鲁士。

第 十 八 章

明登是一座坚固的城堡，
有优良的防御和武器！
可是跟普鲁士的堡垒
我不愿有任何关系。

在晚间我到达这里。
吊桥板这样可怕地呻吟，
当我们的车从桥上驶过；
阴暗的壕沟要张嘴吞人。

高高的棱堡凝视着我，
这样威胁，这样恼怒；
宽大的城门哗喇喇打开，
随后又哗喇喇地关住。

啊！我的灵魂变得忧郁，
象是俄底修斯的灵魂，①

当他听到波利费姆
推岩石堵住了洞门。

一个小军官走到车旁，
来查问我们的名姓。
“我叫作‘乌有’，是眼科医生，
给巨人们拨除白内障病。”

在旅馆里我的情绪更坏，
饭菜我觉得索然无味，
我立即去睡，可是睡不着，
身上压着沉重的厚被。

是一套宽大的羽毛被褥，
床帐用的是红色绫缎，
金黄的帐顶褪了颜色，
还挂着肮脏的帐穗一串。

该诅咒的穗子！ 一整夜
剥夺我可爱的安眠！
它威胁着悬在我的头上
象达奠克雷斯的宝剑。②

屡次好象有一个蛇头，
我听它暗地里嘶叫：
“你现在永远陷身堡垒，
你再也不能逃掉！”

“啊，但愿我，”——我叹息说——
“但愿我是在家里，
在巴黎的鱼市郊区②
跟我的爱妻在一起！”

我觉得屡次也有些东西
抚摩着我的前额，
有如检查官冷酷的手
使我的思想退缩——

宪兵们，全身裹着尸布，
乱糟糟一群白衣的鬼魂
包围了我的床，我也听到
阴森森镣铐的声音。

啊！鬼魂们把我拽走，
最后他们把我拽到
一座陡峭的岩壁，

在岩壁上他们把我捆牢。

罪恶的肮脏的帐顶穗子！
我又同样看见它在动摇，
可是它这时象一只秃鹫，
有利爪和黑色的羽毛。

它这时象普鲁士的鹰，
它抓牢了我的身体，
从我的胸怀里啄食肝脏，
我又呻吟又哀泣。

我哀泣许久——鸡叫了，
这场噩梦也就消退。
在明登汗水湿透的床上，
老鹰又变成了帐穗。

坐着特快驿车继续旅行，
我在毕克堡的土地上，④
在外边自由的大自然里，
呼吸才感到自由舒畅。

〔说明与注释〕

明登(Minden)在威斯特法伦省，有古老的城堡，作者在这里住了一夜。作者说，他不愿意跟普鲁士的堡垒发生任何关系，这就是说，不要被普鲁士政府所拘禁。但是他一走进明登，便觉得好象被拘禁在一座堡垒里了。他做了一夜噩梦，梦见普鲁士的宪兵把他拽走，捆在岩石的峭壁上，一任普鲁士的鹰啄食他的肝脏。这是借用希腊神话中因盗取天火送给人间而被宙斯惩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所遭受的苦难，暗指有革命思想的人在反动势力下所受的迫害。帐顶上垂下来的肮脏的穗子，时而象是头上的一把宝剑，时而象是一条蛇，时而象是书报检查官的手，时而又象是普鲁士国徽上的鹰，被作者写成是这场噩梦的导引线。

① 俄底修斯(Odysseu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被独眼巨人波利费姆(Polyphem)用石头堵闭在山洞里。俄底修斯自称“乌有”，把喝醉了酒的巨人的独眼刺瞎，得以脱逃。

② 公元前四世纪，西西里岛上的暴君狄奥尼斯(Dionys)召宴佞臣达莫克雷斯(Damokles)，在他头上用马鬃悬挂一把锋利的宝剑。所谓“达莫克雷斯的宝剑”已成为谚语，意指幸福中永远有危险威胁着。

③ 巴黎的鱼市区(Faubourg Poissonnière)，海涅于1841—1846住在这里。

④ 毕克堡(Bückeburg)，当时的一个小公国。

第十九章

噢，丹敦，你犯了大错误，
你必须为这错误受罚！
人们能带走他的祖国
在脚上，在鞋底下。①

半个毕克堡公国的领土
都在我的靴子上粘住；
我生平还从未见过
这样发粘的道路。

我在毕克堡城一度下车，
为了看一看祖先的故乡，
我的祖父在那里出生，
祖母却是在汉堡生长。

中午我到达汉诺威，②
我叫人把我的靴子擦净。

我立即出去观看市容，
我要充分利用这次旅行。

我的上帝！这里真是清洁！
街巷里没有粪便。
我看见许多华丽的建筑，
一大片令人惊叹。

我特别喜欢一个大广场，
四周围是堂皇的屋宇；
那儿住着国王，他的王宫，
外表是十分美丽。

（就是这王宫）——在正门前
一边有一个卫兵岗，
红军服扛着火枪在守卫，
既威风凛凛，又是粗犷。

我的向导说："这里住着
托利党老领袖，是个贵族，
虽然老了，却身强力壮，
名叫恩斯特·奥古斯图。③

他住在这里，幽静而安全，
我们许多亲爱的相识
都小心翼翼地保护他，
胜过一切的卫士。

我有时看见他，他就诉苦，
这职位是多么无聊乏味，
如今他为了这个王位
在汉诺威这里受罪。

他惯于大不列颠的生活，
这里他觉得太狭窄太闷，
忧郁折磨他，他几乎担心
有朝一日他会悬梁自尽。

前天早晨我看见他，
他悲哀地蜷曲在壁炉旁；
他亲自给他的病狗
煮一服洗肠子的药汤。”

〔说明与注释〕

在第十五、十六章里作者在梦中对于国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美化的红胡子皇帝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这一章则通过一

个向导的口述让读者知道，一个现实的国王过着怎样一种渺小而可怜的生活。国王住在外表华丽的王宫里，但内心十分空虚，生活非常无聊。这是一个没落的、行将灭亡的统治者的写照。这篇长诗印成单行本时，汉堡的书报检查官把这一章从第五节至最后一节都删去了。

① 丹敦(G.J. Danton,1759—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属于雅各宾派右翼，后被罗伯斯庇尔处死。当有人劝他逃亡时，他说，人们不能把祖国系在鞋底上带走。

② 汉诺威(Hannover)，当时是一个王国，首都也叫汉诺威。

③ 恩斯特·奥古斯图(Ernst Augustus,1771—1851)，英王乔治三世的儿子，是英国托利党(Tory-Partei,即后来的保守党)领袖，从1837年充当汉诺威国王。由于王位的关系，从1714年至十九世纪中叶，汉诺威曾与英国联合。

第 二 十 章

从哈尔堡乘车到汉堡①
走了一小时。已经是晚间。
天上的星辰向我致意，
空气温和而新鲜。

当我走到我的母亲面前，
她快乐得几乎大吃一惊；
“我的亲爱的孩子！”
她拍着双手发出喊声。

“我亲爱的孩子，这中间
大约有十三年过去！
你一定肚子很饿了，
告诉我，你要吃什么东西？

我有鱼还有鹅肉，
也有甜美的桔子。”

“就给我鱼和鹅肉，
也给我甜美的桔子。”

我吃饭时胃口很好，
母亲是幸福而欢喜，
她问我这个，问我那个，
也有些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亲爱的孩子！你在外国，
可也有人小心照料你？
你的妻子可会操持家务，
给你织补袜子和衬衣？”

“鱼很好吃，亲爱的妈妈，
可是吃鱼时不要说话，
鱼刺容易扎在嗓子里，
这时你不要打扰我吧。”

当我把好吃的鱼吃完，
端上来了鹅肉一份。
母亲又是问这个，问那个，
也有些难以回答的发问。

“我亲爱的孩子！在哪一国
能够生活得最好最美？
德国还是法国？哪个民族
在你心中占优越的地位？”

“德国的鹅肉做的不错，
亲爱的妈妈，可是在法国
他们有更好的香料汁，
他们比我们更会填鹅。”

当鹅肉正在告辞，
桔子又出来款待，
味道是这样甜美，
完全是出乎意外。

但是母亲又开始
很快乐地提出问题，
问到千百件事物，
甚至问到很麻烦的事体。

“我亲爱的孩子！你怎么想？
你是否还总是由于偏爱
搞政治活动？你怀着信念

隶属于哪个党派？”

“这些桔子都很好，
亲爱的妈妈，我真欢喜，
我吞食它甜美的浆汁，
却抛弃它的外皮。”

〔说明与注释〕

这一章和第九章相似，作者以轻佻的语气描绘他和他母亲的会面。十三年不见，一旦重逢，母亲由于对儿子的关心，问这问那，但都不是一言两语所能回答的问题。作者都用答非所问的方法来支吾敷衍。最后在回答“隶属于哪个党派”时，他的回答有较深的涵义，说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在当时进步的党派中，他只吸取其正确的方面，摒弃不正确的方面。

① 哈尔堡(Harburg)，在汉堡附近。汉堡(Hamburg)是作者这次旅行最后的目的地。

第二十一章

这座城，大火烧去了一半，
又渐渐地重新修建；
汉堡象一个鬈毛狗
剪去半身毛，十分凄惨。

有些街巷全部消失，
我真是不胜惋惜——
我第一次吻我爱人的
那座房屋又在哪里？

哪里是那印刷所，
那儿印过我的《旅行记》？
哪里是牡蛎酒馆，
那儿我吃过新鲜的牡蛎？

德累克瓦尔街，哪里去了？①
这条街我难以找寻！

哪里是那座园亭，
那儿我吃过多样的点心？

哪里是市政厅，在那儿
元老院和议会发号施令？②
都毁于火焰！火焰也不曾
饶恕最崇高的神圣。

人们还为了恐惧叹息，
他们都面容忧戚，
向我述说这一场
大火灾可怕的历史：

“人们只看见浓烟和火焰，
四面八方都同时燃烧！
教堂的塔顶也烈火熊熊，
随后轰然一声塌倒。

古老的交易所也烧毁了，
我们的祖辈在那儿出入，
他们几百年互相交往，
做买卖尽可能以诚相处。

银行，这座城的银灵魂，
它的账簿里一一记载
每个人的银行币值，
感谢上帝！这都没有遭灾！

感谢上帝！人们为此募捐
甚至向最辽远的民族——
一笔好生意——捐款总计
大约有八百万的数目。

（救助金保管人是真正的
基督教徒和善男信女——
他们左手从来不知道
有多少是右手拿去。）③

钱从一切的国家
流入我们张开的手里，
我们也接受食物，
不拒绝任何施予。

人们送来面包、肉和汤，
足够的衣服和床被！
普鲁士国王甚至要

给我们派来他的军队。④

物质的损失得到补偿，
这方面并不难估计——
可是我们的恐惧心情
是谁也不能代替！”

我鼓励着说：“亲爱的人们，
你们不要哀泣，不要哭号，
特洛亚是个更好的城，
也遭到烈火的焚烧。⑤

重新建筑你们的房屋，
淘干你们的污水坑，
你们制订更好的法律，
置办更好的灭火唧筒。

不要过多把卡晏胡椒粉
撒入你们假的元鱼汤，⑥
你们煮鲤鱼这样油腻，
不去鱼鳞，这也不健康。

火鸡对你们害处不多，

可是要提防那种诡计，
有一只鸟把它的卵
下在市长的假发里。⑦——

谁是这只讨厌的鸟，
我用不着向你们说明——
我一想到它，我吃的东西
就在我的胃里翻腾。”

〔说明与注释〕

从这一章起，直到第二十六章，说的都是汉堡，形成长诗最后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在前二十章里，作者讽刺和攻击的对象主要是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封建统治下的种种社会现象，那末以后的几章里，作者在汉堡所遇到的，则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汉堡是一个自由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当时它也没有参加以普鲁士为首的关税同盟（它是直到 1888 年才参加的）。海涅和汉堡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他的叔父所罗门·海涅（Salomon Heine,1767—1844）住在这里。所罗门·海涅是一个银行家，对海涅有过长期的经济资助。海涅在青年时期（1816—1818）在这里住过，此后还经常来到这里。汉堡在 1842 年 5 月经过一场大火灾，作者在这一章里描述了汉堡市民在火灾后的恐惧心理和不安情绪，也揭发了一些伪善者借着募捐谋利，中饱自己的私囊，并提出警告，要提防普鲁士在汉堡困难时期施展阴谋。

① 德累克瓦尔（Dreckwall），汉堡街名，当时许多犹太人在那里居住，重建后改名为旧瓦尔街。园亭，指“瑞士园

亭”，当时著名的小吃店。

② 元老院，是汉堡的最高行政机构。

③ 这一节在发表时删去，是根据手稿补上的。

④ 大火灾后，普鲁士国王曾派来军队，以协助维持秩序为名，扩大普鲁士的势力。

⑤ 特洛亚（Troja），小亚细亚西北角的一个城市，在特洛亚战争（公元前1194—1184）中，希腊人攻破后，被焚烧。

⑥ 卡晏（Cayenne）是拉丁美洲法属圭亚那的首府，产胡椒。假元鱼汤系用牛犊的头制成。

⑦ 这鸟指的是普鲁士国徽上的鹰。普鲁士曾企图使汉堡加入关税同盟。

第二十二章

比这座城变化更多的，
我觉得是这里的人，
他们象走动着的废墟，
心情忧郁，意气消沉。

如今那些瘦子更瘦了，
胖子有了更肥的躯体，
孩子们都长大了，大部分
老年人变得有孩子气。

我离开时有些人是小犊，
如今再见已成为壮牛；
有些小鹅变成了蠢鹅，
还自负她们的羽毛娟秀。

老顾德尔涂脂抹粉，①
打扮得象个勾魂鸟；

戴上了乌黑的假鬈发，
白牙齿发光闪照。

最善于保养的是
我的朋友，那个纸商；
外表象施洗礼的约翰，
头发变黄了，披在头上。②

我只从远处看见某某，
他急速溜过我的身边；
我听说，他的灵魂烧掉了，
他在比伯尔公司保过险。③

我又看见我的老检查官，④
在浓雾中，他弯着腰，
在鹅市场上碰到我，
他好象非常潦倒。

我们彼此握一握手，
他眼里浮动着一颗泪珠。
又看见我，他多么高兴！
这是感人的一幕。——

我不是人人都看到，
有些人已经死去，
啊！甚至我的龚佩里诺
我们再也不能相遇。⑤

伟大的灵魂刚刚脱离了
这个高贵的人的躯体，
他翱翔在耶和华宝座旁
成为光辉的颂神天使。⑥

我到处寻找不到
那伛偻的阿多尼斯，⑦
他在汉堡的街巷兜售
瓷制的夜壶和茶具。

（小麦耶尔是否还活着，
我实在不能说清，
我没看见他，我却又忘记
在柯耐特那里打听。）⑧

萨拉斯，那忠诚的鬈毛狗，⑨
也死了，这个损失真大！
我敢说，康培宁愿为它

失去了六十个作家。——

有史以来，汉堡的居民
就由犹太人、基督徒构成；
就是那些基督教徒
也常常吝于赠送。

基督教徒都相当好，
他们的午餐也不错，
他们支付票据都准时，
最后的期限决不超过。

犹太人又分裂为
两个不同的党派，
老一派去犹太教堂，
新一派在庙里膜拜。⑩

新派的人吃猪肉，
他们都善于反抗，
他们是民主主义者；
老派却更有贵族相。

我爱旧派，我也爱新派——

我却凭永恒之神声明，

我更爱某些鱼儿，

熏鲱是它们的名称。

〔说明与注释〕

这一章叙述汉堡的人的变化，作者形容汉堡大火后的市民好象是“走动着的废墟”。但作者仅就他过去在汉堡认识的一些人从表面上来看人的变化，有的死了，有的老了，有的变得更可怜、更可笑了，范围比较狭窄，没有涉及时代的变化，这章与第九章、第二十章都有类似的缺点，其中的讽刺没有深的涵义，有时甚至流于油滑。

① 顾德尔(Gudel)，当时汉堡的一个妓女。勾魂鸟，希腊神话中的女妖，名西勒内(Sirene)，女人的面貌，鸟的身体，在海岛上用歌声诱引航海者，吸吮人的血液。

② 纸商名米哈艾里斯(E. Michaelis, 1771—1847)，在法军占领汉堡时期，他为地方做过一些工作，海涅对他有好感。约翰是耶稣的门徒之一，但是耶稣是从约翰在约旦河接受洗礼的，见《新约·玛太福音》第三章。

③ 某某，指海涅叔父的女婿哈雷(A. Halle)。比伯尔(Bieber)保险公司在大火灾后宣告破产。

④ 老检查官霍夫曼(F. L. Hoffmann, 1790—1871)在1822—1848年间在汉堡任书报检查官。

⑤ 龚佩里诺(Gumpelino)，指海涅叔父的朋友银行家龚佩尔(L. Gumpel)，他在海涅在汉堡时死去。

⑥ 犹太教称上帝为耶和华(Jehova)。

⑦ 伛偻的阿多尼斯，指在汉堡沿街兜揽生意的一个小贩，他形貌丑陋，作者用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阿多尼斯(Adonis)称呼他。

⑧ 这一节在发表时删去，是根据手稿补上的。小麦耶尔(A. J. H. Meyer, 1788—1859)，汉堡作家兼戏剧评论家。柯耐特(J. Cornet, 1794—1860)，歌唱家，于1841—1847年间任汉堡剧院经理。

⑨ 萨拉斯 (Sarras) 是汉堡出版家尤利乌斯·康培(Julius Campe, 1792—1867)心爱的猎犬。海涅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由康培出版的。

⑩ 从1816年起，汉堡的犹太人分为两派，海涅曾长期倾向新的改革派。

第二十三章

作为共和国，汉堡从不曾
象威尼斯、佛罗伦萨那样大，①
可是汉堡有更好的牡蛎；
烹调最美，是罗伦茨酒家。

是一个美丽的傍晚，
我和康培走到那里，
我们要共同饱尝
莱因美酒和牡蛎。

那里也遇到良朋好友，
一些旧伙伴，例如舒菲皮，②
我又高兴地看到；
也还有一些新兄弟。

那是威勒，他的脸③
是个纪念册，在纪念册里

大学里的敌人们用剑痕
清清楚楚地签了名字。

那是福克斯，是热狂的④
异教徒，耶和华的私敌，
他只信仰黑格尔，还信仰
卡诺瓦雕刻的维纳斯。

康培欢欢喜喜地微笑，
他是慷慨的东道主，⑤
他的眼睛放射着幸福
象一个光辉的圣母。

我吃着喝着，胃口很好，
我在我的心里思忖：
“康培是出版界的精华，
他真是一个伟大的人。

要是另一个出版商，
也许会让我活活饿死，
但是他甚至请我喝酒；
我永远不把他抛弃。

我感谢天上的创世主，
他创造了葡萄酒浆，
还让尤利乌斯·康培
成为我的出版商。

我感谢天上的创世主，
通过他伟大的‘要有’⑥
海里他创造了牡蛎，
地上创造了葡萄酒！

他也让柠檬生长，
用柠檬汁浸润牡蛎——
主啊，于是让我在这夜里
好好消化吃下的东西！”

莱因酒引起我的温情，
解脱我胸中的任何困扰，
它在我的胸怀里
又燃起人间爱的需要。

它驱使我走出房屋，
我在街上绕来绕去；
我的灵魂寻找一个灵魂，

窥伺温存的白衣妇女。

在这些瞬间我不能自主，
为了渴望，为了烦闷；
我觉得猫儿都是灰色的，
女人们都是海伦，⑦——

当我来到得勒班街，⑧
我在闪烁的月光里
看见一个庄严的女人，
一个胸膛隆起的妇女。

她的圆面庞十分健康，
土耳其蓝玉象她的双瞳，
面颊象玫瑰，嘴象樱桃，
鼻子也有些微红。

头上戴着白亚麻的小帽，
浆洗得硬挺而净洁，
叠褶得象一顶城徽冠冕，
有小城楼和齿形的城堞。⑨

她穿着罗马式的白上衣，

一直下垂到小腿肚，
多么美的腿肚啊！两只脚
象两根多利式的脚柱。[10]

那些最世俗的天性，
能够从面貌上看出；
可是一种更高的本质
从超乎常人的臀部流露。

她走近我对我说：
“十三年的别离以后，
在易北河边欢迎你——
我看，你还是依然如旧！

在这个美好的地方，
你也许在寻找那些美女，
她们常常与你相逢，
热狂地和你通宵欢聚。

生活，多头蛇的怪物，[11]
已经把她们吞咽；
你不能再看见往日
和往日的那些女伴！

被青春的心神化了的
娇美的花朵，你不能再见；
花朵曾经在这里盛开——
如今枯萎了，被狂风吹散。

枯萎、吹散，甚至践踏
在粗暴的命运的脚底——
我的朋友，这是世界上
一切美好事物的遭遇。”

我喊道：“你是谁？你望着我
象往日的一个梦境——
你住在哪儿，高大的妇女？
我可否伴你同行？”

那女人微笑着说：
“你错了，我是一个温文、
正派、有德行的淑女，
你错了，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不是那样的一个姑娘，
那样南方的罗勒特女人⑫——

要知道：我是汉莫尼亚，
是汉堡的守护女神！

你一向是勇敢的歌手，
你却惊呆，甚至恐怖！
你现在还要伴我同行吗？
好吧，你就不要踌躇。"

但是我大笑着喊道：
"我立即跟着你去——
你走在前，我跟在后，
哪怕是走入地狱！"

〔说明与注释〕

这一章的前半章叙述作者和他的出版商康培的关系，对康培表示感谢；后半章记载作者和汉堡守护女神汉莫尼亚（Hammonia）的相遇。作者创造了汉莫尼亚这个形象，是用她来代表汉堡资产阶级庸俗的市侩社会，正如红胡子皇帝代表中世纪的封建势力。与有关红胡子皇帝的几章相比，关于汉莫尼亚的几章在结构上也是相似的，在第十四章的后半章，谈到红胡子，随后三章（十五、十六、十七）都是跟那个封建皇帝的争论，这里也是在这章以后的三章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开展了与市侩社会的"女神"的对话。

① 意大利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都是在中世纪封建时代成立的城市共和国；汉堡也是个自由城，与意大利城市共和

国性质相近。罗伦茨(Lorenz)洒家，是汉堡当时著名的饭馆。

② 舒菲皮(H. D. Chaufepié, 1801—1856)汉堡的医生。

③ 威勒(F. Wille,1811—1896)，一种文学杂志的编辑，面上带有在大学时与人比剑留下的伤痕。

④ 福克斯(F. A. Fucks,1812—1856)，在汉堡当过教师，研究哲学，思想激进。卡诺瓦(A. Canova,1757—1822)，意大利雕刻家，雕有爱神维纳斯(Venus)像。

⑤ "慷慨的东道主"，原文是安菲特里按(Amphitryo)，莫里哀喜剧《安菲特里昂》(Amphitryon)中的主人公，是个慷慨好义的主人。从1826年起，一直到海涅逝世，海涅的著作都是由尤利乌斯·康培印行。海涅与康培之间，关于稿费、书报检查、删改、装订等问题，有过不少纷争。但是海涅和康培总是保持较好的关系，因为海涅认为，别的出版商会比康培坏得多，而且康培具有专长，善于发行禁书。从1835年，海涅的著作，在德国各邦是被禁止的。

⑥ "要有"，见《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⑦ 海伦(Helene)，古希腊美女。海涅在这里是模拟歌德《浮士德第一部·魔女之厨》中的最后两行诗："只要你一把这种药汤吞饮，任何女子你都要看成海伦。"

⑧ 得勒班街(Drehbahn)是汉堡的一条街，那里麕集着妓女。

⑨ 指汉堡城徽的图形。

⑩ 多利式，是古希腊多利族人(Dorier)的建筑风格，石柱简单朴素。

⑪ 希腊神话中的长着九个头的怪蛇。原文是"百头的怪蛇"。

⑫ 罗勒特女人，指法国的妓女。罗勒特(Lorette)，巴黎地名，那里居住妓女。

第二十四章

我不能说明，我是怎样
走上门洞里狭窄的楼梯；
也许是看不见的精灵们
把我给抬了上去。

在汉莫尼亚的小屋子里，
我的时间过得很迅速，
这女神对我永抱同情，
她这样向我倾诉。

她说，“你看，在往日
我最器重那位诗人，①
他曾经歌颂救世主，
弹奏他虔诚的诗琴。

如今在柜橱上还摆着
克罗卜史托克的半身像，

可是我多年来只把它
当作帽架在那儿安放。

现在你是我宠爱的人，
在床头挂着你的画像；
你看，新鲜的月桂围绕着
这可爱的画像的像框。

只是你对我的儿子们
常常苛责，我必须说清，
这有时太使我伤心；
这样的事再也不要发生。

但愿时间已经治好
你这种恶劣的作风，
即使对待呆子们
也要有较大的宽容。

告诉我说，你怎么会想起，
在这季节旅行到北方？
你看这样的天气
已经是冬天的景象！”

“噢，我的女神！”——我回答说——
“思想在人心深处睡眠，
它们常常醒过来
在不适当的时间。

我表面上过得相当好，
但内心里却是忧闷，
这忧闷天天增长——
我被乡愁所围困。

一向轻快的法国空气，
渐渐使我感到压抑；
我必须在德国这里
呼吸空气，免于窒息。

我渴望泥炭的气味，
和德国的烟草气息；
我的脚因为焦急而颤动，
要踏上德国的土地。

我夜里叹息，我渴望
能够再看见她们，
那住在堤门旁的老妇，

小绿蒂住在附近。[2]

还有那位高贵的老先生，[3]
他责骂我总是很严厉，
爱护我又总是宽宏大度，
为了他，我也时常叹息。

我要从他口里再听到
那句话‘胡涂的年轻人！’
这总是象音乐一般
在我的心里留下余韵。

我渴望一缕青烟[4]
从德国的烟囱里升起，
渴望下撒克逊的夜莺，
渴望山毛榉林的静寂。

我甚至渴望那些地方，
渴望那些受难的地点，
那里我曳着青春十字架，
戴着我荆棘的冠冕。[5]

那里我曾经痛哭流泪，

我要在那儿再哭一场——
我相信，人们用热爱祖国
来称呼这痴情的渴望。

我不喜欢这样说；
其实那只是一种宿疾，
我永远怀着害羞的心情，
对众人把我的创伤隐蔽。

讨厌的是那些流氓，
他们为了感动人的心肠，
炫耀他们的爱国主义，
用他们所有的脓疮。

那是些卑鄙无耻的乞丐，
他们想望的是布施赈金——
施舍一分钱的声望吧，
给门采尔和史瓦本人！

噢，我的女神，你今天
看我有感伤的情绪；
我有些病，我却自加调护，
我不久就会痊愈。

是的，我有病，你能够

使我的灵魂清爽，

用满满的一杯茶；

茶里要掺入甘蔗酒浆。”⑥

〔说明与注释〕

作者在这一章里以抒情的语气向汉莫尼亚述说他长期流亡巴黎怀念祖国的心情，但是他声明，这是一种乡愁，是一种病，说不上是什么爱国主义。同时他指出，有些流氓象前边提到过的门采尔和史瓦本诗人之流，他们以爱国主义招摇炫耀，无非是要在社会上骗取不值分文的声望。

① 指诗人克罗卜史托克(F.G.Klopstock,1724—1803)，著有宗教叙事诗《救世主》，他在1770—1803年住在汉堡。

② 老妇指海涅的母亲；小绿蒂指海涅的妹妹夏绿蒂·厄卜登(Charlotte Embder)。

③ 老先生指海涅的叔父所罗门·海涅。

④ 荷马《奥德赛》第一章记载，俄底修斯在海上漂流中渴望，只要看到一次有炊烟从故乡的山丘上升起，然后才死去。

⑤ 指海涅在青年时期在汉堡所经历的爱情的痛苦。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前，背着十字架，头戴荆冠，路上经过十二个地点，受到折磨。

⑥ 甘蔗酒，是用甘蔗酿的一种烧酒，一般掺在茶里喝。

第二十五章

女神给我煮好了茶，
茶里注入了甘蔗酒；
但她自己却不喝茶，
只单独把蔗酒享受。

她的头靠近我的肩膀，
（城徽冠冕，那顶小帽
因而也有些折损），
她谈话用温柔的语调。

“我时常担惊害怕地想到，
你住在伤风败俗的巴黎，
这样完全无人照管，
在轻佻的法国人那里。

你在那里游荡，在你身边
一个德国出版商也没有，

他忠实地告诫你，引导你，
充当你的良师益友。

那里，诱惑是如此强大，
迷人的风姨如此众多，①
她们有害健康，人们
太容易失去心境的平和。

留在我们这里，不要回去；
这里支配着纪律和道德，
这里就是在我们中间
也盛行一些幽静的娱乐。

留在我们德国，如今这里
比过去更适合你的口味；
我们在进步，这种进步
你一定亲自有所体会。

书报检查也不再严格，
霍夫曼变得又老又温和，
他不再删削你的《旅行记》
怀着青年人的怒火。

如今你也老了，变得温和，
你将适应于一些事物，
你甚至对于过去
也会用较好的眼光回顾。

是的，说我们过去在德国
过得那样可怕，这是夸张；
人们能用自杀逃脱奴役，
象曾经在古罗马那样。②

人民享受思想自由，
自由是为了广大的人群，
只有少数人受到限制，
那是些写书印书的人。

从不曾有过枉法的专制，
就是最恶劣的煽动犯，
若没有法庭的宣判，
也不褫夺他的公民权。

虽然有种种的时代苦难，
德国并不曾那样坏过——
相信我，在德国的牢狱里

不曾有过一个人死于饥饿。

这么多美好的现象
表现出信仰和温情，
都曾经在过去的时代发扬；
如今到处只是怀疑和否定。

实用的、表面的自由
将会有一天把理想消灭，
理想在我们的胸怀里——
象百合梦一般地纯洁！

我们美丽的诗也正在消逝，
它有一些已经消亡，
跟着其他的国王死去的
有弗莱里拉特的摩尔王。③

儿孙将要吃得饱喝得够，
可是难得有沉思的寂静；
乱哄哄上演一场闹剧，
从此结束了牧歌的幽情。

噢，你若是能够保守秘密，

我就把命运书给你打开；
我让你在我的魔镜里，
看一看将来的时代。

我从未向世人宣示的，
我愿意宣示给你：
你的祖国的未来——
啊！只怕你不能保密！”

“啊女神！”——我兴奋地喊叫——
“这会是我的最大的欢喜，
让我看到将来的德国——
我坚守信用，保守秘密。

我愿向你立下任何誓言，
无论你要求什么方式，
向你做保守秘密的保证——
告我说，我应该怎样发誓！”

可是她回答：“向我发誓
用亚伯拉罕的方式去做，④
象他叫埃利赛发誓那样，
当埃利赛起程的时刻。

掀起我的衣裳，把你的手
放在我这里的大腿下，
向我发誓你永远保守秘密，
无论是写作还是说话！”

一个严肃的瞬间！好象是
远古的微风向我吹拂，
当我按古老的族长习惯
向女神立下誓言的时刻。

我掀起女神的衣裳，
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下，
我发誓要永远保密，
无论是写作还是说话。

〔说明与注释〕

在这一章里，代表资产阶级市侩社会的汉莫尼亚表达了她对于时代的看法：对过去的旧制度采取原谅的态度，认为把它说得那样可怕，是过分的夸张；对现代感到满足，因为一切都在“进步”，这“进步”意味着妥协，无论是反动势力或是革命势力都不要各走极端。同时她对于所谓“沉思的寂静”与“牧歌的幽情”的消失，感到不胜惋惜，这种怀旧的惋惜心情是真正进步的障碍，这种看法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脆弱性和妥协性。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她要叫作者看一看德国的将来。

① 风姨，原文是希腊神话中风的女精灵西尔菲德(Sylphide)，这里指轻狂漂亮的女子。

② 参看第十一章第十节。

③ 弗莱里拉特的一首诗《摩尔王》(Der Mohrenfürst)叙述一个黑人的首领在战场上失败，被胜利者卖给白人奴役的故事。

④ 《旧约·创世纪》第二十四章：亚伯拉罕对他的老仆说："你当放手在我腿底下，我要你指着主天地的神起誓。"埃利赛(Elieser)是仆人的名字。

第二十六章

女神的两颊这样发红，
(我想，她喝下的甘蔗酒
升上了头)，她向我说，
她说话的语调十分忧愁。

“我老了，我降生在
汉堡初建的时候，
母亲是大头鱼女王，
在这里的易北河口。

父亲是一个伟大的君主，
名叫卡罗鲁斯·麦努斯，①
比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
更为聪明，更有威力。

他登基加冕时坐过的
那把交椅，现在还在亚琛；

他夜里休息的那个椅子，
遗留给善良的母亲。

母亲把椅子又传给我，
这家具外表粗陋，
可是洛特希尔拿出他的
全部金钱，我也不肯出售。②

你看，一把旧椅子
安放在那个角落，
椅背的皮革已经撕开，
坐垫也被蠹虫咬破。

你走去，你从椅子上
掀起来那个坐垫，
你就看见一个圆洞口，
一口锅在圆洞下边——

那是一口魔术锅，
种种魔力在锅里沸腾，
把你的头伸入圆洞，
你就看得见将来的情形——

这里你看见德国的将来
有如波涛滚滚的幻境，
但不要悚惧，如果有毒气
从混沌的锅里上升！”

她边说边笑，笑得很离奇，
但是我并没有被她吓住，
我好奇地跑了过去，
把头向可怕的圆洞伸入。

我看见了什么，我不泄露，
因为我已经宣誓保密，
我几乎说不出来，
啊上帝！我嗅到什么气息！——

我想起那使人作呕的
一开场的乌烟瘴气，
便是满怀厌恶，好象是
烂白菜、臭牛皮煮在一起。

随后升起的那些气味，
它们真是可怕，啊上帝！
好象是有人扫除粪便

从三十六个粪坑里，③——

我领会，从前圣·鞠斯特④
在公安委员会里说过：
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
治疗人的重病沉疴——

可是这德国将来的气息，
超过我的鼻子任何时候
所感受到的一切事物——
我不能更长久地忍受——

我一阵昏迷不醒，
当我又把眼睛睁开，
我仍然坐在女神的身边，
头靠着她宽阔的胸怀。

她的眼闪光，她的嘴发热，
她鼻孔颤动，她如醉如狂，
把诗人拥抱在怀里，
用粗野可怕的热狂歌唱：

"在屠勒有一个国王，⑤

他有个视如至宝的酒杯，
每逢他用这酒杯饮酒，
他的眼里就流出泪水。

于是他起了一些意图，
这意图几乎难以揣度，
于是他逞才能，发指令，
我的孩子，要把你追捕。

你不要到北方去，
要提防屠勒国王的迫害，
提防宪兵和警察，
提防全体的历史学派。⑥

留在汉堡陪伴我，我爱你，
我们要享受现在，
我们喝美酒，吃牡蛎，
忘却那黑暗的将来。

把盖子盖上！不要让秽气
污染我们欢悦的心——
我爱你，象任何一个女子
爱一个德国的诗人！

我吻你，我感觉到
你的天才使我兴奋，
一种奇异的陶醉
控制着我的灵魂。

我觉得，我好象听到
守夜的更夫歌唱在街头——
那是些祝贺新婚的歌曲，
我的甜蜜的快活朋友！

如今骑马的仆役也来到，
举着熊熊的火把辉煌，
他们庄严地跳着火把舞，
他们跳着，蹦着，摇摇晃晃。

来了德高望重的元老院，
来了元老院中的长老！
市长嗽了嗽喉咙，
他要宣读一篇讲演稿。

穿着光华灿烂的制服
出现了外交官的团体；

他们以邻邦的名义
有所保留地来贺喜。

犹太僧侣和基督教牧师，
宗教界的代表都来到——
可是啊，霍夫曼也来了
带着他检查官的剪刀。

剪刀在他手里嚓嚓地响，
这粗暴的家伙步步挪近
你的身体——看准上好地方，
狠狠地向肉里扎进。”

〔说明与注释〕

这一章的前半叙述作者从汉莫尼亚祖传的椅子里所看到的“德国的将来”，是从三十六个粪坑——即德意志联邦的三十六个封建领域里放射出来的难以担当的恶浊的臭气。这说明，若是按照代表资产阶级市侩社会的汉莫尼亚的看法，对旧制度完全妥协，对新的变革充满嫌恶与恐惧，那末德国的将来就会是这样。这和作者在第一章里所歌颂的新的世界完全是两样。后半章则是汉莫尼亚对作者百般抚慰，希望他留在她这里和她结合。作者有意识地模拟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的最后一场（“云中鹁鸪国”的创立者珀斯忒泰洛斯和巴亚洛亚的婚礼），通过汉莫尼亚的狂歌幻想，形容诗人与女神的婚礼的盛况，所有这个庸俗社会中的头面人物都走来祝贺。但最

后书报检查官也来了，他用剪刀狠狠地向诗人的肉里一扎，完全打散了这个幻想的婚礼。

① 卡罗鲁斯·麦努斯，即查理曼大帝，见第三章注。查理曼大帝在九世纪初在易北河畔建立了城堡。

② 洛特希尔（(M. A. Rothschild, 1743—1812)，德国大银行家，他的儿子们在伦敦、巴黎、维也纳都设有分行。洛特希尔家族在十九世纪完全掌握国家信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

③ 指德意志联邦的三十六个封建领域，参看第十一章注。

④ 圣·鞠斯特(L. A. L. Saint-Just, 1767—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属于雅各宾派。雅各宾派掌握政权时(1793—1794)，公安委员会是最高的行政机构。

⑤ 以下三节在发表时删去，这是根据手稿补上的，屠勒(Thule）是北欧传说中最北方的一个岛国。这三节中的第一节的内容也见于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傍晚》一场。作者在这里用屠勒国王指普鲁士国王。

⑥ 历史学派，指当时在柏林以萨维尼(K. V Savigny, 1779—1861）和爱西霍恩（K. F. Eichhorn,1781—1854）为代表的法学派别，这学派与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相对抗，被复古的反动势力所欢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说：**“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这个法的历史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产物，那它就是杜撰了德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454页）。

第二十七章

后来在那离奇的夜里
有什么事继续发生，
等到在温暖的夏日
我再一次说给你们听。

伪善的老一代在消逝。
如今啊，要谢谢上帝，
它渐渐地沉入坟墓，
它害着说谎病死去。

新的一代正在生长，
完全没有矫饰和罪孽，
有自由思想，自由的快乐——
我要向它宣告一切。

那样的青年已经萌芽，
他们了解诗人的豪情善意，

从诗人的心头取得温暖，
从诗人太阳般的情绪。

我的心象光一样地爱，
象火一样地净洁纯真，
最高贵的优美女神①
给我的琴弦调好了音。

这是我的师父在当年
弹奏过的同样一张琴，
师父是文艺女神的宠儿，
是已故的阿里斯托芬。

就是那张琴，他弹奏着
歌唱珀斯忒泰洛斯，
歌唱他向巴西勒亚求婚，
他和她向高空飞去。②

在前一章我曾经尝试
模仿一下《鸟》的最后一幕，
《鸟》在师父的戏剧中
的确是最好的一部。

《蛙》那部戏也很出色。
如今在柏林的舞台
用德文的译本上演，
供国王取乐称快。③

国王爱这部戏。这证明
他有良好的古典嗜好；
老国王却更加爱听
现代的蛙的聒噪。④

国王爱这部戏，可是
倘若作者还在人世，
我就不会劝告他
亲身去到普鲁士。

现实的阿里斯托芬，
这可怜的人就要受罪，
我们将要立即看见
陪伴他的是宪兵合唱队。⑤

流氓们立即得到准许，
对他不是奉承，却是谩骂；
警察们也接受命令，

把这高贵的人追拿。

啊国王！我对你抱有善意，
我要给你一个建议：
死去的诗人，要尊敬，
可是活着的，也要爱惜。

不要得罪活着的诗人，
他们有武器和烈火，
比天神的闪电还凶猛，
天神闪电本是诗人的创作。

可以得罪新的神、旧的神，
得罪奥林普斯的匪群，
再加上最崇高的耶和华⑥——
只不要得罪诗人！

神对于人间的罪行，
自然有严厉的惩罚，
地狱的火是相当地热，
那里人们必须炖，必须炸——

可是有些圣者从烈火中

拯救罪人，衷心祷告；
通过教堂布施、追忆弥撒，
也取得一种神效。

在世界末日基督降临，
他打破地狱的门口；
他纵使进行严厉的审判，
也会有一些家伙溜走。

可是有些地狱，不可能
从它们拘禁中得到解放；
祈祷没有用，救世主宽赦
在这里也没有力量。

难道你不知但丁的地狱，⑦
那令人悚惧的三行诗体？
再也没有神能把他救出，
他若被诗人关了进去——

从来没有神，没有救世主
把他从歌唱的烈火解救！
你要当心，不要使我们
把你向这样的地狱诅咒。

〔说明与注释〕

这最后的一章与开始的第一章相呼应，作者表达了他的信念，虚伪的旧时代将要消逝，新的一代将要兴起。这新的一代将能理解诗人的诅咒和歌颂。作者表明，他的批判和讽刺是以阿里斯托芬为师，因为阿里斯托芬讽刺当时社会，批判现实政治，是古希腊杰出的喜剧作家。最后作者对迫害进步诗人的普鲁士国王提出警告，各种各样的神都不足畏，最可怕的是诗人的"歌唱的烈火"，如果这些当权者被诗人的笔打入地狱，便永远得不到解救。必须指出，海涅在这里是过分地抬高了诗人的地位，夸大了诗的作用，而忽视了反动统治者必然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和人民的惩罚。并且他所谓的"新的一代"，只是抽象的想望，而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将要登上历史舞台。

① 三个优美女神在罗马神话中称为格拉琴(Grazien)。

②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的最后一场歌颂了"云中鹁鸪国"的创立者珀斯忒泰洛斯（Paisteteros）与宙斯的女儿巴西勒亚(Basileia)的婚礼。

③ 《蛙》是阿里斯托芬的另一部喜剧。在1843—1844的冬季曾在柏林上演。

④ "老国王"指普鲁士国王的父亲威廉三世。

⑤ 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一般在表演过程中都穿插有合唱队的合唱。这里指的是被普鲁士的宪兵逮捕。

⑥ 奥林普斯（Olymps)是希腊神话中群神居住的山名。耶和华，参看第二十二章注⑥。

⑦ 指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1265—1321）名著《神曲》第一部《地狱篇》。《神曲》全诗韵脚都以三行交错，故称三行诗体。

附录一

给卡尔·马克思的一封信

汉堡，1844年9月21日

最亲爱的马克思！

我又患我那讨厌的眼病，我只能很费劲地给你涂写这几行信。这中间，我要告诉你的重要事，我将在下月初口头向你述说，因为我正在准备起程，上边的指令使我惴惴不安——我没有兴趣让人把我逮捕，我的腿也没有戴铁环的本领，象魏特林所戴过的那样，① 他把戴铁环的痕迹给我看过。

人们猜想我对《前进报》② 有更大的关怀，甚于我能以自夸的程度，坦率说来，这刊物在煽动和揭发方面显示出有最大的才干。那是怎么回事，甚至麦雷尔③ 也被驱逐了！——对此见面时再多谈。但愿在巴黎没有施展阴谋。我的书已经印好了，④ 但是为了不要立即引起骚动，在十天到十四天以后才在这里发行。我今天用快件把其中政治诗部分的清样，特别是我的长诗，寄给你，这有三重的用意。那就是，第一是供你消遣，第二是你能够立即着手准备，在德国报纸上给这本书做些宣传，第三是你能

以让人把这篇新诗的第一部分在《前进报》上转载，如果你以为这样做是可取的。

我认为，直到这篇长诗第十六章的末尾，都适合于转载，只是你必须做到，有关科隆的那部分，即从第四到第七章，不要分开印，却要在同一期里。同样情形是关于老红胡子的部分，即从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这也要印在同一期里。我请求你，给选印的这些章写一段引言。这部书⑤的前部我回巴黎时给你带来，那是由叙事谣曲和故事诗组成的，你的夫人会喜欢它们。（友好地请求你替我向她衷心问候，我很高兴，不久就再见到她。我希望，我们今年冬天将要比去年冬天少些忧郁。）关于这篇长诗，康培现在还要出一种单行本，书报审查从中删削了几处，但我为此写了一篇序言，写的很直爽；在序言里我最坚决地向那些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挑战。序言一印出来，我就补寄给你。请你写信给赫斯⑥（他的通讯处我不知道），只要他看到这本书，就请他在莱因区尽可能地在报纸上给以支援，如果狗熊们对此进行攻击。请你也要求荣格写一篇协助的文章，⑦——倘使我请求的引言在《前进报》上签署你的名字，你可以说，我把清样寄给了你。你是了解这种特殊看待的，你若是不写，我宁愿不要这个说明。——我请你找一找魏尔，⑧替我向他说，他的信我这几天才收到，这信曾寄到另一个亨利·海涅手里了（这里有许多人同名）。在十四天后我将亲自看见他，这中间他

不要发表关于我的文字，更不要提到我的新诗。如果我的眼病稍好，我也许会在起身前还给他写信。向贝尔奈斯[9]友好问候。——我高兴，我就要走了。我已事前把我的妻子送回法国到她母亲那里，她母亲病在临危。——祝你好，可贵的朋友，请你原谅我这离乱的涂抹！我写的，我不能通读一下——但是我们彼此了解，本来用不着多少文字的表示！

最知心的

亨·海涅

〔说明与注释〕

这是海涅给马克思的信中唯一流传下来的一封。这唯一的一封信里边主要谈的是《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第二次到汉堡，办理诗集《新诗》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单行本出版事宜，他在离开汉堡回巴黎以前十八天，给马克思写了这封信。海涅写信时，这两部诗集已经排印好了，但不立即发行出版，要等到他将从汉堡起程时才出书，为的是避免给作者带来麻烦，因为在这年四月普鲁士政府下过命令，海涅只要一进入普鲁士境内，就立即逮捕。海涅把这篇长诗的清样寄给马克思，请马克思把诗中的一部分在《前进报》上发表，要求马克思为此写一个引言，并且表示，如果马克思不写，他就"宁愿不要这个说明"了，从中可以看出海涅对马克思的敬意。

① 魏特林(W.Weitling,1808—1872)，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1843年在瑞士被捕，引渡到普鲁士时身戴镣铐，后又被普鲁士驱逐出境，1844年8月在汉堡与海涅相遇。

② 《前进报》(Vorwärts!)，在巴黎出版的一种德文报

纸，本来是一般性的刊物，1844 年 5 月后倾向转为激进，马克思周围的一些革命者在上边发表文章，除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外，海涅还在这刊物上发表他最尖锐有力的政治讽刺诗。

③ 麦雷尔(G.Mäurer, 1815—1885)，德国政论家，流亡巴黎，马克思于 1843 年刚到巴黎时，曾住在麦雷尔寓中。

④⑤ “我的书”、“这部书”，都指的是在汉堡即将出版的诗集《新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也收在《新诗》里，同时又出了单行本。

⑥ 赫斯(M Hess,1812—1875)，德国政论家，《莱因报》创始人之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⑦ 荣格(G.Jung, 1814—1886)，德国政论家，《莱因报》创始人之一。

⑧ 魏尔(A. Weill,1811—1899)，法国作家兼政论家。

⑨ 贝尔奈斯(K.L. Bernays, 1815—1879)，德国新闻记者，曾担任《前进报》编辑。

附录二

为法文译本草拟的序言

下边这些篇页跟《黑尔郭兰通信》形成对照，在通信里爆发出七月革命时期德国人的政治觉醒。① 德国又重新入睡了，这篇幽默的诗描绘了二月革命② 前莱因河彼岸统治一切的昏睡和停滞的状态，这篇诗我命名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我这里把它译成法文的散文发表。由于丧失了一种既有旋律又很诙谐的诗所能起的效果，以及它可笑的韵脚、滑稽的文字戏谑，还有它大量对于地区和时事的影射，这篇冬天的童话必定失却它的魅力中最光彩的部分。可是剩下来的还足以使聪明的读者领会到作者的意图，并且我相信，这个狂妄的小册子将引导你们理解德国人的思想，比最扎实的专门论文所能做到的更为亲切。

我不想加任何注解，只想关于这篇被我称为《德国》的诗的题目做一个说明。没有人能够完全排除某些爱国的意向，虽然我对于女神日尔曼尼亚不寄予特殊的崇敬，我却不愿意法国的读者把她跟女神汉莫尼亚同等看待，③ 我在这篇诗里歌咏汉莫尼亚是有些轻浮的。她是

汉堡城的守护女神，我们在这儿看到一个美丽的妇女，她腰围以下非常丰满肥硕，正是这种肥硕使维纳斯·卡利庇格④具有出名的魅力。肌肉象那座著名雕像的大理石一样结实，它的色调使人想起鲁本斯的佛兰芒的画风，⑤这个女人的眼睛如此快乐地发光，好象她将要听到史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⑥或是要吃到汉堡烹调得那样美味的鳝鱼汤。

七月风暴的钟声忽然把德国从睡眠中惊醒了，但是它又陷入一种沉睡，甚至鼾声一如往昔。但这再也不是平静的睡眠了，不能把它跟强健的栎树的睡眠相比；它好象被一种可怕的梦魇压住：它的梦再也不是玫瑰色的。在它耳边歌唱最美好的梦幻的仙女们都已消逝；但是这些属于过去时代的梦并没有完全消亡，那都是民间的传统和传说，这就是我们在下边的篇页所要处理的。

〔说明与注释〕

海涅曾经用散文把《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译成法文，这是海涅为法文译本写的序言的草稿。法文译本在1855年出版时，这个序言没有采用，仅见于宇勒·雷格拉斯（Jules Legras）写的《诗人亨利·海涅》（Henri Heine poëte，1897年巴黎版）一书中，译者没有见到雷格拉斯的原书，这里是从译者所根据的版本注释中的引文译出的，看来这只是一个草稿，写的也比较简单，但也说出了作者的一些意图，有一定参考价值。

① 1830年巴黎爆发七月革命前后，海涅在北海黑尔郭

兰(Helgoland)岛上写了几封通信，反映了当时德国人的革命热情。这些通信后来收入《路得维希·白尔尼，一个备忘录》(Ludwig Bärne,Ein Denkschrift)一书中，作为该书的第二篇。

② 指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

③ 关于日尔曼尼亚，参看第十四章；关于汉莫尼亚，参看自第二十三章至第二十六章。

④ 维纳斯·卡利庇格(Venus Callipige)，古希腊雕刻的一座爱神像。"卡利庇格"的意思是"有美丽的下身"。

⑤ 鲁本斯(Rubens，1577—1640)，尼德兰画家，属于佛兰芒族，他画的妇女像肌肉大都丰满健壮。

⑥ 约翰·史特劳斯(Strauss，1804—1849)，奥地利音乐家。